

# 黃金潮

徐昌霖 著

五幕喜劇

大陸出版公司印行



封面設計：丁聰

1945年十月俞初版

1945年十二月屢再版

每冊定價\$ 3.00

# 黄金潮

徐昌霖著

# 黃 金 潮

印翻准了·有所權版

發行人 胡 靜 如

著作人 徐 昌 霖

出版者 大陸圖書雜誌出版公司

上海 四川路二二三號

西安 崇禮路東一新城坊19號

經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者 維新印刷公司

海寧路五九〇弄四一七號

電話四四一九九·四四一九〇

本劇故事人物皆係臆構，請讀者  
勿捕風捉影，徒費時索隱為幸。

作者白

（作者通訊處「上海山海關路安順里三十三號」，任何團體上演本劇  
必須取得作者同意，否則依法起訴）

## 總 人 物 表

楊千駒——一位飽經世故的中年男子。

楊太太——位頭腦舊打扮新的婦女。

沈 琴——位漂亮的小姐。

趙棟材——位老實人。

章正平——位大律師。

紫陽山人——位江湖上的「哲學家」。

方自強——一個黃金美鈔，甚至人肉擔客。

金 寶——祇認錢不認人的一種人，旅館茶役。

六姑娘——一個神女。

景：五幕同在旅社的一個房間內。

# 第一幕

重慶

一九四四，秋。

這是重慶下城一帶××旅館內的一間普通房間，傢俱破舊，窗上的玻璃也不全，透過窗戶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走道對過的那兩個房間，同時那兩扉房門邊掛着的兩塊照牌也看得很清楚，一塊寫着「章正平大律師事務所」，另一塊是「紫陽山人寓此，相者請入」。

約莫下午三四點鐘左右，房間內靜悄悄地一個人也沒有，那是舊旅客剛走新客人尚未搬進。

須臾，通道上傳來一男一女的聲音：——

女 茶房！茶房！

男 茶房！

女 茶房——

（外邊並無茶房的應聲，一會兒，門開，楊千駒和楊太太推門進來，他們兩人抬着一只不很小的箱子。這對夫婦衣衫襤褸，面容憔悴，週身風塵僕僕。）

太 茶房！

楊 算了，一切都自己動手吧，這大旅館的茶房咱們沒有法兒喊動。

太 真是到了鬼地方了。

楊 誰叫咱們逃難呢？

太 我是不想逃，都是你……

楊 要不逃咱們此刻恐怕都死在桂林城裏了。（金寶上）

金 先生，房錢。

楊 多少？

金 八百一天，先付五天。

楊 （指壁上）這價目表上不是寫着每日房金四百嗎？

金 還有四百是伙食錢。

太 我們不在旅館裏搭伙食。

金 吃不吃隨你，可是伙食費得付，這是規矩。

楊 旅館那有強迫客人搭伙食的道理。

金 重慶那家旅館都一樣，不信你們可以到別家去試試。



楊 (取錢)好，拿去……

金 這兒才八百。

楊 怎麼？

金 請先付五天的，不然……

楊 爲什麼？

金 (四顧)先生，請不要見氣，你們一無行李舖蓋，二無……

太 我們是逃難到這兒的呀！

金 我知道，不瞞太太說，要不是看着兩位昨晚在門口走廊上坐了一夜實在可憐，這房間

我早就讓給別的客人了。可我想兩位究竟是逃難到此的同胞，所以……

楊 謝謝你啊，(掏錢)拿去，一共四千。

金 好。

楊 茶房，我們一塊兒逃難出來的還有兩個人，你想法再給我們加一個舖行不行？

金 行，加一個舖每晚四百，加一床舖蓋每晚兩百。

楊 這……

太 我看，那麼等趙先生和沈小姐她們兩個回來再說吧！

(金寶向她們投了一個冷眼，下)

太 (怨他)我看你自己泥菩薩下水，自身難保，還有閒功夫管他們。

楊 不是這麼說的，大家都是二路共患難出來的，再說趙先生和沈小姐人都不壞，不說別的，要是沒有趙先生一路上替你背這只箱子，妳現在簡直連替換的衣服都沒有，這口箱子妳一路上不是丟過三次嗎？

太 趙先生人是不壞。

楊 天下那兒去找這麼好的老實人哦！人家自己的東西丟得精光，人家以前又不認識咱們，逃難的路上偶然碰在一起，在患難中才真正分出好人與壞人。

太 趙先生這一路上對咱們的照應是不少，可是那位沈小姐對我們簡直是累贅。一路上一天到晚哭，哭，哭，心都給她哭煩了。

楊 她的爸爸媽媽從火車頂上摔下來當場跌死，妳是親眼看見的，沈小姐孤苦伶仃地一個人幾次要尋短見妳忍心見死不救？

太 唉！冤孽！冤孽！我們這一輩子不知前世造了什麼孽，這輩子要受這些磨折。

楊 能逃到重慶，已經算幸運的了？

太 可是以後的日子又怎麼過？

楊 唉！這我簡直連想都不敢想。趙先生一個人好辦，可以仍舊找公務員當。沈小姐打算還是繼續唸書，可以到戰區流亡學生指導會去登記，他們倆一早便出門辦自己的事情去了。可是我們今夜的日子，我真不知道怎麼打算才好。

太 千駒！

楊 嗯？

太 你身邊還有多少錢啦？

楊 剛才付了四千房錢之後，祇剩兩千零幾十塊錢了。

太 這……這怎麼得了哦……（傷心的哭起來）……到是教我一路上給日本飛機炸死，給汽車輾死倒還乾淨痛快些，省得活在這兒受罪。

楊 不用哭，哭有什麼用呢？

太 ……………

楊 昨天一到這兒我就給自強做事的銀行去了信，要他馬上來看我們，自強來重慶已經快三年了，這兒的情形他一定很熟悉，等他來了咱們跟他商量商量。

太 （擦乾眼淚）自強以前在上海我們店裏當跑街的時候你待他不錯，現在咱們落難到重慶，他總不能不替咱們想辦法。

楊 不過現在的人心也很難說。

（這時房門口忽然出現一位不速之客，頭帶瓜皮帽，身穿馬褂，道豪岸然）

人 （滿腔江湖味）兩位莫非逃難來此！

太 咦？奇怪！

人 貴客不必開口，祇須行走三步便知出身高下，請升！

楊 （對太太）哦，原來是個看相的。

（楊氏夫婦一時爲來者江湖神術所惑，不知不覺莫名其妙地走了三步）

人 好，好，這位先生熊腰虎步，這位太太龍身鶴足，兩位氣度非凡，骨局出奇，定是貴人落難。不是恭維兩位，兩位出身大富之家，積祖先之餘蔭，過去不是大官便是富商，兩位看我說對了沒有？

（楊氏夫婦互相看了一眼，不知可否，應付地點了點頭）

人 對了。大富大貴之相在我眼下是決不會錯過的。貴客請抬頭。

楊 （照做）……

人 啊呀！先生眼堂四週有一圈黑氣……

太 昨晚剛來到重慶，找不到房間，一夜沒有睡。

人 不，他這一圈黑氣恐怕漂渺眼框和印堂之間已非一日，最近這幾個月，不怕兩位見怪，破財丟官在所難免。

太 不用提了，我們在桂林的家財產業都丟得精光。

人 所以說呀，我的話不會有半點錯的。

太 過去到是說得不錯，不過，看相先生，你看我們今後……

人 今後？好，貴客再請抬頭，讓我再仔細一相。

楊 （不理）……

人 請抬頭！

太 千駒，讓他看一看，聽聽我們今後運氣如何，剛才他的話到說得還靈。

楊 (在太太慫恿下，抬頭)

人 (大驚小怪地) 恭喜，恭喜二位！

太 怎麼？

人 這團黑氣是往上昇，這就好了，要是往下降，那就糟了，今後不但喪財，而且恐怕，不怕二位多心，恐怕性命難保。

太 現在不要緊？

人 現在絕對不要緊，黑氣是在往上昇，這幾個月的晦氣就要過去了，晦氣一過去，所謂陰去陽來，陽盛陰衰，貴客接着就要大轉鴻運。

太 真的？

人 當然是真的，我紫陽山人一向是鐵口，重慶城裏人人都知道。

太 那麼依你看他今後走那一方面最發達呢？

人 這個……讓我來替他拆個字。

楊 拆字？

人 我紫陽山人拆的可不是馬路上拆字先生的字，那是做死了一百〇八個字騙騙人的，我拆的是活字，隨貴客的心意寫出一個字，我便可以從中指點今後的路途。拿筆墨紙硯來！

太太 桌子上有！（走到桌旁，並從抽屜裏找出一張紙）

人 好，請貴客隨意寫一字。

楊 這……

太太 寫吧！

人 請隨心所至，拿起筆一揮便成。

（楊拿起筆，想了一下，在紙上寫了一個「拿」字）

人 「拿」！問官不利，問財大吉。

楊 怎麼解？

人 「拿」字上面是個「人」字，做官的話，你看，始終上面有「人」壓住，沒有出頭之日。「拿」字下面是個「手」字，一輩子當「人」下手，飛黃騰達不知何年何月，所以做官不利。

太太 做生意呢？

人 做生意可是順當極了，「拿」字上面的人字下面加上王字成爲「全」字，十全十美之謂也，「全」字再添兩點爲「金」，金爲萬財之冠，跟着下面是個「手」字，所以求「金」是十全十美，手到擒拿，十拿九穩，萬無一失。

太太 真的？

人 當然，不過單靠丈夫的運好沒有用，還要太太的運來配，現在我再看一看太太的運如

何？太太也請寫一個字。

太 我……我……

人 沒有關係，請隨意寫。先生的大富大貴一大半要靠太太的幫夫運。

太 我……我……

人 不要慌，隨意寫，隨心所欲隨筆所至，道理自在其中。

太 我……我……我寫不來字，怎麼辦？

人 哦！那麼請先生代寫也可以。

太 也可以嗎？

人 當然可以，這叫妻隨夫意，夫滿妻願。

太 千駒，那麼，你給我代寫吧，我替你磨墨。

人 對。

楊 好。（拿起筆，看見太太在磨墨，便順手寫了一個「墨」字）

人 「墨」！「墨」字上面是一畝田，田是好東西，不過田想肥先要看有水土沒有。（一看之後）呀！好極了，「墨」字中間是個「土」字，下面又是個「土」字，兩個土字中間是四點，土是重重疊疊，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你這畝田太肥了，「春耕夏完糧，秋收穀滿倉」一年四季中就是夏季不利。

太 夏天正遭兵災。

人 一過夏季完了糧就好了，跟着就是秋收穀滿倉。

太 現在立秋早過了你說我們爲什麼還這麼倒霉？

人 不要急，秋分一過還有白露寒露，現在離「立冬」還有廿多天，「立冬」之前保險兩

位一定大展鴻圖，本山人有話在先，到那個時候兩位可別忘了我這個看相拆字的哦。

太 那自然，要是真的應驗了，一定好好的謝你。

（房門口出現一個西裝穿得極爲整齊的中年男子，用一種甯靜低沉的嗓子喊——）

章 哲學家！

人 啊？

章 客，你房裏有客。

人 哦，（對楊）對不住，我房間裏有看客坐着等我，回頭有空我再過來替兩位細談局部。

楊 好，你請吧！

人 章大律師，謝謝你。哦，對了，我跟你們介紹一下，這位就是在你們對門的章正平大

律師。

楊 哦，章律師！

人 這位是……尊姓？

楊 敝姓楊！

人 哦，這位是楊先生，那位是楊太太。都是剛逃難到此。章律師楊先生，你們談談，我



回頭就過來。

楊 章律師請進來坐坐。

章 不要客氣。

太 請坐。

章 謝謝！楊先生楊太太是從……

楊 桂林逃出來。

章 桂林方面我有不少朋友，到此刻連一點訊兒都沒有，不知道實際的情況……

楊 實際的情況可以用一個字來形容：「亂」！

章 唉，真是太不幸了。楊先生在桂林一向是……

楊 辦廠。

章 好極了，是……

楊 紗廠。

章 民族工業！

楊 談不上，規模很小。

章 不管怎麼樣，對國家生產總有幫助。

楊 可惜的是現在什麼都完了。

太 原來我們在上海是辦銀樓的。

楊 上海淪陷以後日本人的氣實在受不過，於是我就把上海的生意收了來到內地，既然來到內地參加抗戰，我的意思總是要做一點與國家有益的事。

章 辦紗廠再理想沒有。

楊 可是沒有想到……

太 真是倒楣透了。要是還是開銀樓就是逃難帶起來也方便，損失也不會太大，又大又笨的廠簡直一點牛財也搬不出來。

章 不過金銀珠寶生意到底是投機，辦廠是正常的。

楊 唉！此句什麼都不用提了吧！

章 那麼這次到重慶以後打算……

楊 我簡直不知做些什麼好。

章 最理想還是設法仍在廠方面發展。

太 算囉，以後死也不再辦什麼廠了。

章 那麼……

太 要就做旁的生意。

章 做生意？此地做生意全靠投機鑽營，官商勾結，老實說這些都是不合法的。

楊 章律師的話是對的，可是要不怎麼活呢？

太 剛才對面那位紫陽山人替我們拆字，也說我們求官不吉謀財大利。

章 哦，你們也相信江湖上的玩意兒！

太 據說相當靈。

章 告訴你們，誰找他他都是那一套——「謀財大利」，本來嘛，這年頭勸人去做生意很對，很難找到有蝕本的，於是他的江湖術怎麼不靈驗呢？

太 不過一生之中那幾年走什麼運完全是命中注定。

章 楊先生，你也相信看相拆字這一套？

楊 看相拆字根本就不能相信，不過，在這規規矩矩辦事業得不到好結果，欺騙投機倒利市百倍的時候，叫一個人不去相信命運，又有什麼比命運更可相信的呢？當現實叫一個人心灰意亂一籌莫展的時候，叫你不得不訴之於命運。

章 你的話很有道理，目前一切合法的企業得不到保障，一切不合法的勢力反囂張穩固，按理說目前正是提倡民主法治的時候，我們當律師的也應該是最忙的時候，可是相反的，我隔壁那位紫陽山人的生意要比我興隆得太多了。現在一般人覺得命運比法律可靠，你看奇怪不奇怪？

楊 這個社會裏不合理的人氣忿的事情太多了，不說旁的，就我所經歷到的來說，大至我抱了满腔熱情到後方來參加生產，而結果落得遺棄一個結局，我實在不甘心。小至這個旅館，強迫我們旅客包伙食，這也是不合理的。

章 而且是不合法的，（掏烟）請抽烟！

楊 謝謝。到我屋子裏來反而……

章 不，你們是難民。楊太太！

太 （接過烟）謝謝，當難民的苦我們真是受夠了。千驢，你記得昨天下午在海棠溪還不  
准我們過江來呢，說是什麼「有礙觀瞻」！

楊 這又是不合理的。

章 同時也是不合法的，一個難民決不會「預謀」或者「蓄意」來有礙觀瞻的，所以「有礙觀瞻」這個罪名在民法上是不能成立的。同時再推究一下，一個安居樂業的公民爲什麼會變成流離失所的難民？假如這也要用法律嚴格的追究起來的話，責任應該由誰負，？——這是很明顯的。難民可以站在原告立場，而且可以要求賠償。

楊 章先生是在說笑說吧，我們老百姓那兒敢要求得這麼多。

章 假如在一個真正法治的國家裏，老百姓絕對可以這麼做，而且這場官司我包你勝訴。  
太 別尋開心了，活都活不了，那還有心思打官司。

章 楊先生，此地你們有親戚朋友沒有？

楊 親戚沒有，朋友倒有，但是我的脾氣一向是在不很得意的時候不願意去麻煩朋友的。

章 此地南岸有一家紗廠，我是他們的常年法律顧問，我想將來有機會不妨合作。

楊 真是謝謝，萍水相逢，章律師居然這麼關心我們。

（門口進來一位穿着得非常時髦的青年人，他手裏提着一串洋罐頭，一舉一動都顯得

志滿氣昂，他進門便問：——

方 請問楊先生是住在這一間？

太 你是……

楊 你不是自強嗎？

方 對，楊老闆，我是自強。

太 哦？是自強呀。

方 楊師母，不認識我了嗎？

太 啊呀，自強呀，你比在上海的時候胖了一半啦！

方 不見得吧，胖是胖了一點兒，可是決胖不了一半。可是老闆和師母你們兩位可確確實實整個兒比從前瘦了二分之一。

章 （起立）好，楊先生，你們有事。

楊 再坐坐去。

章 不，我就住對面，大家見面的機會很多。

楊 沒有送啊。

章 不客氣。

（章律師下）

方 誰呀？

楊 章正平大律師。

方 哦？此公呀？

太 認識？

方 知道。前幾個月此公會經替一個窮女孩當義務律師跟某機關的隊長打官司，結果是一敗塗地。

楊 記得這麼清楚？

方 重慶城裏的新聞，沒有那件我不清楚的。

楊 特別是桃色新聞？

方 對，對，對，到底是老閻，瞞不過。

楊 想不到你還是上海的老脾氣。

太 怎麼樣，自強，這幾年在重慶很得意囉？

方 吃過用過，還不是光桿兒一個。不過「路腳」比在上海的時候多了一點兒。

太 銀行裏的待遇很高，這幾年手頭上總多幾個囉？

方 光靠行裏七八萬塊錢死薪水夠什麼，祇夠我抽烟，完全靠鑽別的門道才有生路。（掏

出烟盒）cigarettes —

楊 （取烟）……………

（方遞烟給楊太太，並用打火機替他點燃）

太（吸了一口之後）外國烟。

方 從美國兵那兒便宜買出來的。怎麼樣？談點兒正經的，老闆這次到重慶一定有新的大計劃囉，等到動起來的時候不成問題我當然還是替老闆當跑街囉。

楊（無言）……

方 怎麼？不要我這個老伙計囉啦？——不，此地叫（四川話）「丘二」。

楊（苦笑）現在是輪到我給你當「丘二」了。

方（對楊太太）你看，楊老闆還是愛開玩笑。

太 不，真的，這次桂林一撤退，逃難把我們逃垮了。

方 兩年不見楊師母怎麼也學會愛說笑話了？大概是受了楊老闆的傳染吧。說真的，楊老闆，我建議你，來到重慶最好是做金子生意，此地的金子生意要比以前在上海的時候好做得多啦，同時從三十三年一月開始政府就實行黃金政策，八月份起又舉辦了黃金期貨和黃金儲蓄，所以此刻做金子生意最穩當也最賺錢，再說重慶命融界和銀行界的幾位大亨的脚路我都打得通。此地的大亨大佬抓進還是拋出，山西幫河南幫什麼時候進貨，美國黃金那天到印度，那天進的飛機倉庫，那班飛機可以起運，大概重慶什麼時候可以發貨，從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敵人都可以以有路道想法子打聽得清清楚楚，所以楊老闆，趕快趁機會做點金子生意，我可以幫你跑。

太 剛才有一位看相先生倒也是這麼說。

方 是呀，不過要做就得快。

楊 可是那兒來的本錢呢？

方 說正經的好不好，我的楊老闆。

楊 真的這一逃難把我什麼都逃完了。

方 我不信，我有兩個朋友就是因為湘桂撤退反而發了大財，逃難才有便宜貨好檢，（做手勢）喏，聽說一路上到處都是東西，祇要這麼隨手一檢好了。

太 說得這麼容易，丟的都是人家帶不走的笨重東西。

方 輕巧貴重的東西聽說也祇要出十分之一的價錢便可以收得到。

楊 游擊商或者做短期利息的手上有現款當然可以趁機發財，可是我們開廠的現金都變了生財機器，一撤退差點兒連自個兒人都搬不出來。

方 所以老早從上海出來的時候我一路上還在勸你不要到桂林辦什麼廠，要是老早聽了我的話兩年前就來重慶還是做金子的話，那時候你那兩百萬此刻恐怕早變成兩千萬了。

楊 唉，別提了，提起來真教人傷心。

太 自強，現在我們得找你幫忙囉。

方 唉，那兒的話呢！

太 說真的。

楊 自強，告訴你實話，到重慶我身邊祇剩兩千塊錢了。



方 哦！這到我意外。

太 自強，你到底是自己人，此刻我們落難到重慶，另外什麼親戚朋友都沒有，想想祇有你跟自己的親人一樣。……

方 （窘）這……這……這……

（外邊傳來一個放蕩的女人的聲音）

聲 金寶！金寶！開房門！

金 （聲）唷！六姑娘回來啦？

聲 快打臉水！

金 （聲）就來！

（門窗外經過一個具有一種特殊誘惑力的女人，她閒蕩地在門口婷立了一下，用明亮的眼珠往門內瞟了一眼）

方 （岔開）唷，你們看！

楊 什麼？

（女人拖着緩慢嫵媚的步子走過）

方 怎麼樣？剛才過去的那個女的風頭相當鋒吧，據我的眼力推測一定是只做生意的貨，不慌，讓我跟出去看看住在那號房間，我一會兒就回來。

（方急色的追那個女人下）

楊 唉！

太 跟他商量我看商量不出什麼名堂，我看我們還是自己打算自己的。

楊 我簡直一點主意沒有。

太 我們總不能困死在重慶呀！

楊 (心灰意亂)最後我看祇有一個字：死！

太 千駒，不要說喪氣話，聽了你這句話多難過呀！

楊 那怎麼辦呢？我實在是一籌莫展。

太 慢慢想辦法。

楊 辦法在那裏。

太 剛才自強說此刻在重慶做命子生意最穩當也最賺錢。

楊 是呀，可是咱們沒有資本。

太 今天你寫的是「拿」字，「拿」字上面是個「人」字是不是？

楊 是。

太 拆字先生說「人」字下面加上一個「王」字便是十全十美的「全」字，是不是？

楊 是。

太 全字再加兩點便是金子的「金」字是不是？

楊 是。

太 最後說咱們謀財手到擒拿，十拿九穩，是不是？

楊 是。

太 那麼咱們要是做金子生意一定拿得穩能發財，你說是不是？

楊 是。

太 那麼咱們就……

楊 可是咱們拿什麼來做呀，我的太太。

太 想辦法。

楊 除非把我們兩個人賣掉。

太 你別急，我有辦法。

楊 好，看你的辦法。祇要有資本，金子生意當然可以做。

太 資本我有。

楊 你有？

太 噫。

楊 那口破箱子？

太 不是。

楊 那麼……

太 你看！（迅速地解開一粒鈕扣撕開裏襟，從裏面取出三塊金條）

楊 (大驚) 金條？

太 這是我最後的私房。

楊 真沒有想到……

太 褲腰帶上還有幾條。

楊 一共有多少？

太 連領子裏的金鍊加腳跟和腳底心裏的金磚，一共是九十兩零七錢三分。

楊 (感謝得幾乎掉淚) 招弟！你救了我！

太 這都是在上海十幾年來在舖裏我攢的私房，一直沒有告訴你，怕讓你知道后又收去放到櫃上去賣，出來的時候怕路上不太平，所以把他縫在這件薄棉襖裏。

楊 別忙，現在金子的市價是……

太 收進三萬零五，賣出三萬二。

楊 妳怎麼知道？

太 過江來在街上我看到一家銀樓裏牌子上寫的碼子。

楊 哦，原來妳早就心上有打算。

太 要不然可怎麼得了哦！

楊 照三萬一算，一共是九十兩……

太 零七錢三分。

楊 那麼一共值……

太 兩百八十多萬。

楊 妳早算好了？

太 (微笑點頭) 嗯。可不准又拿去辦什麼廠。

楊 這次一定聽妳的話，決定拿金子來生金子，碰碰運氣看。回頭自強來了馬上跟他商量動手做。

太 自強在重慶住了幾年好像更滑頭了，剛才你看他那副生怕咱們向借錢的勁兒，我看靠不住。

楊 不要緊，現在的人都是君子，古人說君子相交以黃金，黃金不重交不深，咱們有了黃金還怕不乖乖的給我們辦事。

太 好，祇要你放心就成。(夢想) 千駒，說不定對門那位紫陽山人真的說中了，不出二十天我們就要發大財啦。

楊 (頗有自信) 紫陽山人的話一定靈驗。

太 (熱情地倒入丈夫懷中) 千駒！

(沈琴和趙棟才從外面而來)

沈 (一驚) 喔，對不起！

(楊氏夫婦迅速地分開)。

楊（整衣服）（精神百倍）哦，沈小姐你們回來啦？

沈 嗯！

楊 怎麼樣，你念書的問題……

沈 已經登記了，學籍不成問題，學費膳費都不用……

楊 那好極了。

沈 不過剛才我到書舖裏去了一下，一本字典都要一萬幾，就是不要學費飯費我也唸不起呀。

楊 哦，不要發愁，慢慢的再想法子好了。趙先生，你的事情怎麼樣？

趙 我……我……

太 看，趙先生高興得快說不出話來啦。

楊 那麼，一定有好消息，快說，快說——

趙（用最大的勇氣吐出最快樂的音調）我……我找到事了。

太 好，好人總有好報，菩薩總算有眼睛，總不會叫好人一輩子落難的。

楊 趙先生，這幾個月來我們第一次看見你笑，真難得呀，比沙漠裏發現金子還難得。走，大家一同吃飯去，今天晚上大家應該好好的吃一頓飽飯。

趙（馬上收起笑容，手下意識地摸摸口袋）……

楊 趙先生你怕身邊沒有錢是不是？不要怕，今天的晚飯咱們不必再實行過去的資本主義

方式各掏各的啦，今天晚飯我請客。走，走，走，沈小姐，走！

沈（猶疑）楊先生，你們口袋裏不也不大方便嗎？怎麼好意思……

楊不用管，沈小姐，跟我走沒有錯。

沈（用賊心的目光探詢楊太太）楊太太，楊先生今天晚上是怎麼啦？

太誰知道他發了什麼瘋。

（大家剛要走，方自強回進房間）

方我的眼力不會錯，的確是一只用鈔票可以買的貨。

太自強，我們正打算出去吃飯，走，一同走！

方（推諉）不，不……本來今天我理當應該請兩位設讌洗塵，可是……可是，真是不湊巧得很，說出來恐怕你們都不大相信，今天出門的時候換了一身衣服把錢包給忘記帶了。你看倒霉不倒霉，同時六點鐘我還有別的緊要的約會，所以……所以祇有改天補請。（說完提起放在桌上的罐頭想走）

太不，千駒恐怕還有事情跟你商量。

方事情？什麼事情？改天來商量不是一樣？

太不行，是要緊事情。

方什麼要緊事。

太商量做金子的事。

方 做金子？你們要做金子？

太 噯！

方 決定了？

太 噯！

方 對了，我猜的一點也沒有錯，我說剛才楊老闖與楊師母是在跟我開玩笑，所以我從來就不信楊老闖說到了重慶身邊祇剩兩千塊錢了。果然我猜的一點兒也沒有錯。楊老闖，金子生意倒是要緊事情，我們得趕緊好好兒商量一下馬上動手。（方說完又將罐頭放回桌上）

楊 一塊兒走，邊走邊商量吧！

方 好。那麼走，（轉身發現沈）哦，這位小姐……還沒有請教……

楊 這位是沈小姐，我們一路逃難出來的。

方 （見沈長得相當漂亮，立刻搭上去）哦，沈小姐，久仰，久仰！

太 你們還是初次見面呢？

方 （尷尬了一下）喔……呢，不過好像那兒見過似的，沈小姐是不是？

沈 是嗎？在什麼地方？

方 這……（想不出，把話岔開），沈小姐一路辛苦吧！到了重慶應該好好的舒舒服服的休養幾個月才對。



沈（故意給釘子）楊太太，這位先生姓什麼呀？我還不知道呢！

方 敵姓方，方圓的方，號自強，自強不息的自強。

楊 別嚙了，走，走，走，吃飯去！

方 好，不過話說在前頭，楊老闆，今天這頓飯歸我請。

太 那爲什麼？不用客氣，你不是忘了帶錢嗎？

方（一楞）喔，不要緊，我可以有本事除賤，這點噱頭沒有還能算是在重慶城跑跑的吗？

楊 不，你改天請好了，你還有重要的約會不是嗎？……

方 那更不要緊，打個電話回掉就是，還有什麼約會比你楊老闆要做金子更重要的嗎？

楊 好，那麼請！

方 請！

楊（指桌上）你的罐頭……

方 哦，荒唐，荒唐，你看我差一點兒忘了，那我本來就是特地送來孝敬老闆和師母的！

楊 哦？（不禁笑起來）哈……

方（也死不要臉地陪着笑）哈……

（兩個人心照不宣，在門邊比手勢，讓女客們走前頭）

楊 請！

——第一幕完——

## 第二幕

距第一幕二十天以後。

依舊是原來的那間房間。

幕啓：楊太太剛起來的樣子，正在梳粧檯前化裝打扮，她反覆地擦着粉，打着胭脂，同時剛套上的一件新裝還未扣好，她與前二十天我們所看到的大不相同了，蓬亂的頭髮，已梳得精光，風塵僕僕的臉上已變得十分紅潤，破棉襖已換上最時新的絲棉袍子，腳上的舊布鞋也換上了高跟。

（紫陽山人推門而入）

人 楊太太！

太 哦，紫陽山人，請坐。

人 楊太太，妳這麼客氣幹嗎，剛才還特地叫茶房送錢過來，對面鄰舍，還用這一套。

太 小意思。您請坐呀！

人 不客氣，（走到牆壁翻日曆）妳看明天就是立冬了，我猜準了立冬以前妳們要發大財，怎麼樣？

太 多托你的福。

人 那里，運氣是你們自己的，我不過是指點妳們途徑罷了。

太 是呀，全靠您的指點。

人 不瞞您說，我自幼喜欢看奇書，加之祖傳，本來並不想以此為業，抗戰軍興，家園廢于兵馬，輾轉來到重慶，看見多少同胞流離失所，茫然無途，這我才正式掛牌，以指點後方同胞前程為宗旨，這也算是替國家民族抗戰效一點力。

太 您的相理真高。

人 老實說，重慶大小一千多家星相術之中，還很少有讓我看得上眼的。

太 噢！

人 楊先生呢？

太 一早就上銀行取期貨去了。

人 什麼？期貨又發啦？

太 噯，說起來運氣也真好，你給我們拆過字的第二天我就把我九十多兩私房金子按黑市價三萬一千五賣了，當天就補進兩萬一兩的期貨，那曉得過了七天就發現了，當天取到現貨之後跟着又按三萬二黑市脫手，下午一口氣又補進期貨，做夢都沒有料到又才等了十一天，今天又發貨了。真是菩薩保佑。

人 恭喜，真是「利如旭日騰雲起，財似長江滾滾來！」

太 那天妳說我們求財手到擒拿一點沒有錯。

人 那麼……七天……十一天……一共才隔十九天功夫，總共賺了多少？

太 這兩進兩出，原先我那九十兩零七錢三分金子現在已經變成兩百三十兩了，按市價值七百三十多萬。

人 恐怕也許還不止吧。

太 您知道最缺德的是訂期貨的時候每兩要搭四千塊錢什麼鄉村公益儲蓄券，那還不是等子草紙。

人 看妳近來氣色白裏泛紅，有如祥雲襯日，春花爛漫，最近還有旺財。

太 哦！真的？不過這幾天我真耽心，街上紛紛謠言傳說獨山都已經丟了，又說日本人廣播今年年底要打到重慶來過年，要是真的話，這可怎麼好呀！

人 據我看來沒有關係。

太 沒有關係？你怎麼知道？

人 此刻守獨山一帶的幾位將軍，都請我替他們看過相，個個生得好，都是福相，日本人一定打不過來。什麼獨山失守，都是謠言。

太 但願這樣就好。

（這時右邊隔壁房裏傳來一聲茶壺砸在地上的響聲，跟着便是一陣洪大的咒罵和手掌打在耳光上發出的拍拍聲，接着便是金寶的求饒聲：）——

聲 他媽的，這打的是甚麼洗臉水呀！冷冰冰的給誰洗？

（臉盆倒地聲）

金 對不起，洪主任，今天慫起來得晚了點兒，鍋上在燒中飯，所以……

聲 媽的，怪我起遲啦？你這忘八蛋，老子揍你！

金 啊唷，對不起！

聲 對不起就完啦？今兒非要你知道知道老子的利害。

（接着一陣巴掌聲）

金 啊……啊……饒了我吧！

聲 今天非教訓你夠！

（接着又是一陣耳光聲）

（金寶一面喊一面逃到走道上）

金 （狂叫）救命，救命！打死人拉！

太 你聽，什麼事兒？

人 隔壁房間的洪主任又在打茶房了。

（章律師亦自對面房間跑出）

章 什麼事？什麼事？

金 洗臉水冷了一點，洪主任就動手打我……

太 啊呀，你看你滿嘴的血，快進來用冷水嗽一嗽！

（茶房躲進來章律師跟着也進來）

太 隔壁住的到底是什麼人？怎麼這麼兇。

章 某大機關的主任，簡直無法無天。

太 這旅館裏簡直九流三教的人都有。

章 青天白日之下動手就打人，這太不講理了，國家簡直沒有法律了。（氣忿地）茶房，我

替你評理去，他妨害你身體自由。

金 （不解）章大律師，你說什麼自由？

章 客人動手打茶房是犯了刑法，我替你責問他去。

金 算了，章大律師。

章 怎麼？算了？

金 人家有錢有勢的，我們吃點兒虧算了。

章 你怕嗎？唉，怕什麼！這是首都，不是沒有法律的地方。

金 可是不講理的人多着呢？

太 這成什麼世界！

章 那麼這頓耳光算被白打了？

金 有什麼辦法。

章 你甘心？

金 算了，算我們當茶房的倒霉。

人 真是挨打的命。

金 不，洪主任就是脾氣大了一點兒，難侍候，不過平常沒有脾氣的時候到蠻好的，高興了賞我們下人一出手就是幾千幾千的。

章 (恍然大悟) 哦！

太 啊呀，怎麼你嘴裏缺了一個牙？

人 大概被打掉了。

金 打掉了牙也祇有連血往肚裏吞，算我今天運氣不佳。

太 痛嗎？

金 (硬綑笑容) 還好，還好。

(隔壁又傳來洪主任的巨大的喊聲)：——

聲 茶房！

金 是！

聲 趕快給我滾過來！

金 是，就來了，洪主任，……(圓滑地對大家)對不起大家呀，驚吵驚吵！

聲 (拍桌太罵)他媽的，怎麼啦？還不快給我死過來！

茶（連聲應）來啦，來啦，來啦！

（金寶裝起一副賠不是的笑臉，滿不在乎地巴巴結結過隔壁去）

章 真是奴才，挨了主子的打，還要充胖臉，簡直沒有辦法，不可救藥。

人 相上注定奴才骨頭，不挨打週身就不安逸。至于那位洪主任我還沒有仔細給他看過到底是什麼相，爲什麼那麼得勢？好，你們坐坐，我倒要上隔壁看看此公的相爲何？

章 大概一定是天生當主任要打茶房的相。

人 章律師，你是專門愛跟我開玩笑，告訴你：夫人稟天地陰陽之氣，輕清重濁之形，雖秉彜之本同，有容貌之非一。是全于內者必形于外，共生也，有金木水火土之形……

……

章 好了，好了，別又對我背相書了，反正隨你說得天花亂墜我決不找你看相。

人 你不信，就免談，咱們各不相犯，是不是？

章 反正你相書上總找不出我那一局生得該當律師。

人（對楊太太）碰到這位芳鄰，總算我倒霉。

（紫陽山人出門往右下）

章 這位仁兄簡直有趣得很，我看見他就想笑。

（走廊上傳來紫陽山人的聲音）……

人 啊，楊先生，你回來啦？



楊 噫。

人 恭喜，恭喜呀！

楊 好說，好說。

（楊千駒穿着一身全新西裝上，左手拿着一根拐杖，右手提着一個沉重的小皮箱（也是簇新的），他精神煥發，舉止豪放）

章 楊兄！

楊 章兄，請坐，請坐！

太 千駒，你回來啦！

楊 噫。

太 取到了？

楊 （不語，以手拍拍皮箱）

章 什麼東西？這麼神秘。

楊 一皮箱硬的黃泥巴。

章 什麼？硬的黃泥巴？

楊 Gold！

章 哦！黃金！

楊 對了。

太 (忙倒茶送上去) 快歇一會兒。

楊 老方回來了沒有？

太 沒有，不是一同跟你上銀行去取貨的嗎？

楊 我打發他先到市場去打聽行情去了，因為這幾天行情變化很大，約好十一點鐘以前在這兒碰面，(看錶)現在已經十一點了。

章 楊兄，聽說你這幾天來發了大財。

楊 大財還說不上。小財是發了一點兒。

章 (忽然想起) 喔。昨天我上南岸紗廠去。我把你的事情跟那方的廠長說了，他非常歡迎，說參加人力也好，參加財力也好，他日夜盼望這方面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大家一起幹。那方面的廠長真是個了不起的幹材。

楊 好的，我想將來總有合作的機會。

章 我始終希望你這樣能幹的人材能夠回到實業生產上去。

楊 實業我並不是沒有幹過，但叫我相當灰心，不過，請放心，我決不會一輩子就這麼在金子堆裏鑽下去的，金子這種買賣除了投機賺錢以外便再沒有旁的意義了。我的計劃，祇要到某一種程度我便歇手了。

章 到什麼程度？

楊 我的慾望很小，祇要看賺的錢夠維持我們兩個的生活一兩年到抗戰勝利為止。

章 這慾望當然不算大，可是恐怕慾望這個東西是永遠不會滿足的。西洋人說慾望像一個無底的海洋，永遠沒有填滿的時候。

楊 同時要我回到工業方面來我有一個條件。就是……

章 什麼？

楊 就是要國家對於民族工業真真給予確實保障。

太 別討論什麼辦廠不辦廠了，聽說獨山已經失守日本人快打到重慶來了，章律師，你得到什麼消息了沒有？

楊 報紙上甚麼消息都沒有。

章 壞就在報紙上沒有消息。

太 那麼章律師你看……

章 實際上恐怕壞消息比好消息的可能性大。

太 這可怎麼得了？日本人要是真的今年要到重慶來過年，那可怎麼辦哦？

楊 恐怕說不定我們又要逃第二次難了。

太 這次要是真的日本人打到重慶。打死我都不逃了。

章 當順民也不是辦法。

楊 你知道我們是逃難逃傷了心的。

章 我想也許不至於，到那個時候，我想我們的軍隊一定會拚一拚的，不然老百姓也會自

動起來白衛的……

楊 算了，我現在對於時局完全丟失了任何信心，你能想到桂林會就這麼隨隨便便放棄的嗎？好了，對於一切不可靠的事情不要去討論它，現在我們老百姓祇有憑命運，所以……國家事，管他娘……（看到房間後破舊的傢俱，忽然想起）茶房，茶房！

金 （在隔壁應）來啦！

（金寶跑上）

金 什麼事！楊先生。

楊 前幾天我定的那堂沙發你去問過了沒有？

金 問過了。

楊 好了嗎？

金 沒有？

楊 豈有此理，定單上寫明是今天交貨的。

金 沙發店老闆說，因為式樣特別，工場裏的工人做得特別慢，恐怕還要過十天半個月才能製好。

楊 唉！此地做生意的永遠是「扯皮」，付了定洋都不作數。

太 （問茶房，用四川話），是不是安心欺侮我們腳底下的人哦？

金 （用四川話答），那到不得。

楊（對章）這旅館的傢俱太爛，我現在定製一套新的，完全按照美國家庭雜誌上最新的式樣，重慶幾家木器店都沒有看過。

章 何必把屋子佈置得這樣漂亮呢？

楊 現在化錢製傢俱並不吃虧，用完將來不要的時候把它一頂，或者乾脆賣掉，絕對賺錢

。同時我太太識爲這房間是我們發祥之地，圖個吉利，所以……

章 希望不要過半個月，傢俱一搬來就正好讓日本大尉來享受才好。

太 啊呀！章大律師，你這些話聽了都可怕死了，快別在這兒放順流屁了吧！

章 好，我不說，我該走了，打算到一個報館裏的朋友那兒去打聽一下消息。

太 對，打聽一下消息是要緊的，回頭來報告我們呀！

楊 趕快去，打聽確實吧，別在這兒危言聳聽了。（章下）

金 楊先生，沒有甚麼旁的事情了嗎？

楊 沒有了，有十多天沒有繳房錢了，拿去。

金 何必忙呢，房錢不要緊，老闆說每個月月底結算好了。

楊 那也好。

金 還有旁的事沒有？

楊 喔，兩百零二號沈小姐起來了沒有？

金 起來了。

楊 病好了一點了嗎？

金 剛才給她打臉水去，她已經起來了，大概好了一點了吧。

楊 哦，還有，我叫你另外給我再留一個房間留了沒有？

金 今天早上留了，要不要去看看。

楊 (對太太)，你去看看，要是還好的話我們就開下來，省得每天晚上老方和我商量賣出

或者抓進，吵得你一夜不能睡覺。

金 太太，我陪你去看看怎麼樣，在三樓三百八十號。

太 好。

(金寶領楊太太下)

(楊獨自點燃一支烟，然後得意地將小皮箱打開抓出一把金條，反覆地放在手上玩賞)

(沈琴悄悄地推門進)

沈 哦，楊先生，你一個人在屋裏？

楊 啊，沈小姐，病好了一點了嗎？

沈 本來就沒有什麼病，祇是精神不大好。

楊 沈小姐，我請你看一點東西。

沈 什麼？

楊 小東西，妳猜。

沈 猜不着。

楊 你過來看。

（楊用手抓起一把金條，然後一放手，叫它們又落到原來的地方，同時把它們弄得嘩嘩的響）

沈 （走近）哦！金子！

楊 這些金條是美國專為借給中國穩定我們的經濟的。瞧，這金黃的顏色多好看呀！（再用兩塊金條互相碰幾下）聽，這聲音聽着都舒服呀！（說完又抓起一個金條，放到嘴裏咬了一口）你嚐，這味道多甜呀！

沈 前一個月你還在逃難，連吃飯都成問題，想不到現在你已經變成這麼一大箱黃金的主人了。

楊 這連我自己都沒有想到。

沈 這一個月來人事景物的變遷太大了。

楊 沈小姐，你這一向爲什麼老是精神不好？

沈 我也說不上來。

楊 應該想法子打起精神來才對。

沈 可是……

楊 是想過去嗎？……

沈 ……

楊 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何必想它呢？徒然想它也沒有用，反而傷身體。

沈 我到這兒就覺得悶得很。

楊 悶？哦，那應該設法娛樂娛樂散散心才對，本來這幾天我是想來陪你出去玩玩的，可是這些硬紮紮的黃泥巴老吊着我的心，讓我離不開它們。

沈 我心裏的苦悶恐怕不是娛樂所能解脫的。

楊 那麼是……能不能說給我聽聽？

沈 楊先生，這次逃難，自從我的爸爸媽媽在路上死了之後，我本來實在是沒有勇氣再活下去了。一路上完全是你鼓勵我和照顧我，所以……你可以說是我的救命恩人。

楊 你提這幹嗎？

沈 這幾個月來，你對我實在太好了。

楊 因為我覺得你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女孩子。

沈 我覺得過去你對我完全像自己的兄妹一樣……

楊 兄妹？

沈 所以我說不出的感謝你。

楊 ……

沈 現在我想對你有個要求……



楊 要求？

沈 不知道……(猶豫地中止)……

楊 不要緊，你說！

沈 目前唸書我是沒有法兒唸得起，老這樣在旅館住下去麻煩你和楊太太實在於心不安……

楊 這倒沒有關係。

沈 我唯一的希望，楊先生，你能替我我個找個事嗎？

楊 找事？

沈 噫。

楊 (想了一下)……

沈 怎麼樣？楊先生，你能不能？……

楊 本來呢，替妳找個事倒並不費事，不過……我的意思不十分贊成妳這麼年輕的女孩子就到社會上去做事。

沈 爲什麼？

楊 因爲……妳不知道，這個社會太可怕了，你這麼純潔的女孩子是要吃虧的。

沈 …………

楊 我贊成你暫時還是先休息休息，將來我設法供給妳繼續唸書。

沈 ……………

楊 妳覺得怎麼樣？

沈 我總不好意思讓別人對我幫助太多了。

楊 這有什麼要緊，你我關係不同，你剛才不是說你好像是……（不願說兄妹，但一時也  
想不出說什麼好）……

沈 （低頭不話）……

楊 好，就這麼決定，別再發愁了，這一個月來我發現妳有兩個大毛病。

沈 毛病？

楊 第一，太怕不好意思，第二，意志太薄弱，在這個社會裏，第一要想得開，第二要不  
怕不好意思。

沈 ……………

楊 同時，從今天起，妳應該改變妳的人生觀，不要老是發愁，多追求快樂和享受。今天  
晚上有一個 Party，我約你一同去散散心！

沈 跳舞？

楊 跳舞。

沈 這幾天聽說時局很緊，還有人跳舞？

楊 這兒是時局愈吃緊，跳得愈有勁。

沈 我想……你應該約楊太太一同去。

楊 啊呀，千萬使不得，你看她那雙改組派的腳怎麼能跳舞呢？

沈 可是我也不會。

楊 我負責教妳。

沈 可是……要是讓你太太知道了……

楊 不告訴他就是了。

沈 這不大好！

楊 妳看妳又意志薄弱了！

沈 要是別人看見我們在一起……

楊 不好意思是不是？

沈 不，人家會誤會的。

楊 唉，我的沈小姐，跳舞又不是犯罪的，怕什麼，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更談不上什麼誤會。好，就這樣，下午四五點鐘我就來約你出發，先到街上拍賣行裏逛逛，替你物色一套時新而又合身的衣服——。

沈 (有點怕起來) 不，不要！

楊 衣服總要穿的，同時這兒不比戰區，衣服穿得稍差一點就會遭人看不起。

沈 這不大好。

楊 這有什麼不大好呢？

沈 不！

楊 不。

沈 不要這樣做！

楊 就這樣做。

沈 (慌張地) 千萬別這樣做，我走了！

楊 四五點鐘我來約妳。

沈 不要來！

(沈說完逃出房間，剛奔出去差一點兒和跑進來的楊太太撞個滿懷)

太 啊！沈小姐那兒去呀？

(沈不語，以帕掩面下)

太 (向沈) 怎麼她哭了？

楊 (一楞) 她又想起她的父母，傷心地哭起來了，唉，也難怪她。真可憐哦！

太 沈小姐真是太慘了。應該好的勸勸她。

楊 剛才我在這兒勸了她半天，唉！年紀輕意志太薄弱，好，不要管這吧。樓上的房間看了沒有，怎麼樣？

太 還好，比這一間大。

(章律師上)

章 楊兄，剛才我到報館去了，消息太壞了！

太 怎麼？

楊 聽說什麼？

章 獨山確實去了！

太 這可怎麼得了呀？

(紫陽山人亦聞風匆匆趕過來)

人 什麼？獨山真的去了？

章 時局確已到空前嚴重的階段。

太 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方挾了皮包滿臉大汗自外邊趕來)

楊 怎麼你到這時候才來？市場行情怎麼樣？

方 亂！亂！亂！

楊 怎麼？

方 外邊風聲緊有錢的人都在準備逃難，他們一則怕法幣不值錢，二則法幣多了不好帶，所以拚命派人在市場上抓黃金，但是誰也不肯把現貨拋出來，金價已經從三萬二一下子跳到三萬八。

楊 黃金期貨和黃金儲蓄定單的行市怎麼樣？

方 黃金期貨與儲蓄都在狂跌，一般人那有心等六個月再拿貨，所以廉價拋出都沒有人要

楊 哦？真的？

方 大家都在拚命抓現貨準備好逃難。

太 我們怎麼辦好？千駒！

楊 (沉默不語)……

方 在這風頭上真不知怎麼辦才好，你看……

楊 ……………

方 依我的意思是按着現貨不動，暫時觀望一下的好。

太 現貨當然抓穩了不能動。

楊 ……………

方 你看……

楊 (在屋內深思地踱了兩趟，一聲不語)

方 你的意思……

楊 (忽然決斷地)高價拋出現貨，低價抓進黃金存單！

方 你！

太 把現貨拋出？

楊 嗯！

方 這時候還敢收進存單？

楊 噯！

人 這是爲什麼？

章 奇怪？

太 千駒，你發瘋啦？

方 這太危險了！

太 千駒，你千萬不能這麼做！

方 我真猜不透你是怎麼在打算？。你……

楊 你們不懂，（一字一鐵，頗有信心地）我——有——我——的——道理！（衆帶着耽憂

和不解的眼光望着楊）

——第二幕完——

### 第三幕

卅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還是一二幕那間房間。

房間內的傢俱已經全部換新。

這是卅三年除夕的晚上，房間裏整理得特別漂亮，屋中還放着一個重慶特有的圓球體的「幸福火爐」

啓幕時：

晚餐剛畢，茶房正將最後的碗茶杯筷撤走。在場的每個人都安適地躺在沙發上，有的吸着烟，有的用牙籤剔着牙，祇有趙棟才一個人坐在屋角裏一聲不響。所有在場的人都穿得很講究，特別是沈小姐，現在她打扮得不再像學生，而像一位摩登的少女了，祇有趙一人仍穿着那件舊大衣。

楊先生楊太太，你們這餐年夜飯太豐富了，吃得太滿意了。

我最喜歡吃剛才的甜菜，八寶銀耳。

楊 真的嗎？祇要沈小姐愛吃，改天叫廚子專做這一樣甜菜請妳再吃過。



章 你們真是太破費了。

太 難得在重慶過一個好年。

章 還記得嗎？半個月前聽說日本人要打到重慶來過年，大家慌得都準備要逃難，那種亂勁兒，現在回想起來真覺得可笑不是？

太 那時候重慶沒有一家人不在打算逃難。

章 現在這些都忘了，整個重慶又是一片昇平氣象了！

（右邊房裏划拳聲，男女戲狎聲大起）

太 聽，隔壁比我們這裏還熱鬧得多。

楊 房茶！

太 金寶！

金 （在隔壁聲）來啦！

楊 開水！

金 是——

楊 這個茶房真是豈有！今天酒喝多了，可是茶還沒有倒來。

太 忙看那邊就把這邊忘了。

章 半個月前在隔壁挨的那頓耳光大概早忘了。

太 千駒，今天晚上你是喝多了，這酒後勁大得很。

(寶提壺上)

楊 不要緊，我目的就在喝醉。

金 對不起。茶來了，茶來了！

太 你不要光伺候那一邊兒，不上這邊兒來。

金 那兒的話，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

章 茶房！

金 什麼事？章先生！

章 你嘴上打缺的那粒牙還沒有補起呀？

金 哦，現在金子這麼貴那兒補得起，不過昨天隔壁洪主任答應我要是最近他活動一個事情成功了的話，他替我補。

章 哦？

(隔壁划聲又大起)

人 怎麼？隔壁還沒有散？

金 早着呢？光下酒菜都有三十幾道。

楊 山人，我這兒剛才這頓飯跟隔壁一比又是小巫見大巫了。你聽見的，我們的大律師剛才還批評我太破費呢！

人 我們祇要有像剛才這樣的吃，就心滿意足了。

章 大概你是相上生死了沒有資格吃三十幾道下酒菜的福氣是不是？

人 你又跟我開什麼玩笑。

（衆望着紫陽山人哄笑）

章 （問茶房）隔壁請的都是些什麼人物？

金 我也不清楚，聽說盡是坐拖尾巴汽車的，還有幾位這兒（指頸上）都是光板板一顆星。

章 哦——我明白了

（這時隔壁的洪主任忽然大叫一聲）：——

聲 茶房，茶房——

金 來啦——（對大家）對不住，祇有兩只手，真是忙不過來。

（茶房匆匆下）

人 楊太太，今年楊先生的財運真是「有如旭日平地起」呀，希望明年是「百尺竿頭更進

步，還有奇峯在上頭。」

太 今年的運氣托大家的福總算不錯。

人 最旺的一股運道是半個月前重慶人心惶惶時局最亂的時候，還記得嗎？那時候楊先生

一個人單槍匹馬與衆背道而馳，結果是獨得錦標。

太 那時候他雖說「我有我的道理」可沒有一個人不替他揹把汗。

章 太冒險。

人 對，楊公，那時候大家都買進黃金現貨而你一個人獨賣出，你的道理倒底在那裏？頗想請教一下，可你始終沒有講過，今天不妨……

太 對，連我你都沒有跟我講過，當時真爲你担心啊！

楊 你們猜！

人 你知道日本人打不到重慶？

楊 噫。

人 我不相信。那時候誰也沒有法兒知道日本人到底來不來。

楊 那麼，再猜！

太 我看也許或者是前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夢，菩薩祥夢給他日本人不會來。（親熱地）你說是有菩薩托夢給你說日本人到不了重慶，是不是？

楊 （故意地）是。

太 你們看我猜對了！

楊 妳想菩薩要是真的托夢給我，我還會不馬上在床上就告訴自己太太的嗎？

人 就是真的夜裏祥到夢也不行，你想夢一醒看見全重慶的人都在動，早就心亂了，當時祇有我還有半點把握知道日本人來不了。

太 算了！你說守獨山那方面的幾位將軍的相你都看過，說都是福相，獨山決丟不了！可是後來怎麼丟的？

人 可是馬上就克復回來了呀！

章 算了，別吹牛，風聲最緊的那天晚上你還來問我西康靠得住呢，還是新疆靠得住？看你那副慄勁兒恨不得第二天一早，就把你那塊紫陽山人的招牌往舖蓋裏一打拔腳就逃呢！

人 嘖！見鬼！

楊 沈小姐，你猜呢？

沈 我……我……我猜……我猜……我猜大概也許是當時一下子拿不定主意……就隨便這麼做做看的。

楊 要是沈小姐倒差不多。

太 同時這又不是兒戲的事情。

楊 就是說呀。

人 那麼……好，我們都沒有猜對，現在我們請大律師根據立法……

章 (改正) 法律！

人 哦，根據法律猜一下，看……

章 據我推測，當時楊先生完全是一種孤注一擲的冒險心理。

楊 孤注一擲——不錯，當然是孤注一擲。冒險——當然，不成問題是冒險。不過我這個孤注一擲和大胆冒險並不是盲目的，我有我的道理。

太 又來啦，知道你有你的道理，快把這道理講出來，別再賣關子了。

楊 第一，因為我的祖父是長毛時代死于非命的。何以故呢？因為逃難的時候腰上纏了很  
多金元寶，跑不快，但又捨不得丟，結果被長毛趕上殺了頭。

章 這雖不能說沒有道理，可是有點近乎迷信。第二個理由呢？

楊 第二，當時我想萬一日本人真的打到重慶事實上非逃不可，那時情況一定更亂，逃難  
路上小偷土匪強盜潰兵一定更多，身上帶這麼多現金，說不定不但金子遭搶，而且一  
定連性命都靠不住。而黃金存單土匪是不會要的，同時，萬一搶去了或者遺失了也不  
要緊，這不能馬上領到錢，我可以向銀行掛失，所以我認為當時把現貨高價拋出化為  
更多的黃金存單是萬無一失再妥當也沒有的辦法。

太 結果日本人沒有到重慶。

楊 那還是上算，因為風聲一平金價就回跌，而存單的行情又上揚了。

章 對，你是有你的道理，不管日本人來不來你都上算。

人 哦，原來如此！我明白了！楊公！佩服，佩服！

（這時楊太太忽然發現一直坐在屋角上的趙棟才）

太 啊呀！這兒還坐着趙先生呢！怎麼一句話也不說呀！

沈 趙先生一向是不說話的。

太 你看我差一點兒把你忘了，對不起，對不起！

楊 呀，趙先生，老坐在屋子角落裏幹嗎？來，坐出來烤烤火吧！今年的天氣冷得出奇。  
章 據說地球也跟人心一樣，慢慢的在變冷了。

太 趙先生，坐出來呀！

楊 趙先生，坐出來吧，今天過年，大家熱鬧熱鬧。

（楊太太走過去拉趙，近時發現趙尙穿着大衣）

太 啊呀，你看，趙先生，你怎麼還穿着大衣呢？進門怎麼不脫大衣？屋子裏熱得很，回頭出去要受涼的，快把大衣脫了吧？

趙 （搖搖手）……………

楊 趙先生，把大衣脫去吧！不過你這件大衣還是逃難的時候穿出來的，已經舊得可觀了，該換了。

沈 趙先生在機關裏做事，那裏添得起新大衣。

太 咳？趙先生你怎麼還不寬衣？客氣嗎？來，我幫你脫了掛起來。

趙 （竭力推諉）……………

太 來，來，來，脫了吧！

趙 （見楊太太逼近，站起來推讓）

太 不要客氣，站起來幹嗎，讓我來，大家都是自己人，都是一同逃難出來的朋友隨便一點好了。

（楊太太化了很大的勁脫去趙的大衣，原來趙的中山裝背後裂了一個破口，屁股和膝蓋上也都是大洞。衆見之驚訝萬分，趙窘極）

沈（過去打圓場）趙先生，您今天身體不大舒服是不是？

趙（莫名其妙地望着沈）……………

沈 那麼還是把大衣穿上吧！

趙（點點頭，向沈報以一絲苦痛的微笑，很快地把自己的大衣又穿上）

楊 太太不是宣佈過吃完年夜飯請大家看電影嗎？怎麼？兌不兌現？

太 當然兌現，誰說不兌現？

楊 那麼（看錶）已經八點三刻了。

沈 離九點一刻一場還有半點鐘。

太 那麼大家請吧！

楊 該動身了。我因爲一則酒喝多了，想躺一回兒，二則還有一點事要在這兒等一個人，

所以不能奉陪，祇好請我太太做代表。

太 章先生，紫陽山人先生，都去吧！

人 影戲自從民國二十年記得在上海看過一次火燒紅蓮寺之後就再也沒有進過電影院了。

太 那天非去不可。

人 今天是要去看看，不過影戲這東西看了眼睛有點花，腦筋漲得很。



沈 趙先生，一同去看電影吧！

趙 (搖搖頭)……………

沈 去，去，反正明天新年機關裏放假不辦公。

太 好，大家請！

章 (對楊)回來再見，謝謝剛才那頓豐富的晚餐。

楊 (玩笑地對太太)章大律師謝的是剛才那頓晚餐，不是我這主人。

章 (很有禮貌地)謝謝主婦！

太 謝謝諸位客人。

楊 不謝我這主人？

章 不謝？這叫尊重女權。

楊 好，快走吧，要不電影都快開映了。

人 走，走！(忽回轉向楊)楊公，今晚除夕，我臨走該說幾句利市話，恭祝老兄「三陽

開泰喜上喜，物在春台皆稱心，來年張帆風推風，囊中瓦礫變黃金。」

楊 謝謝。

(衆穿起大衣，下，楊送到門口)

(隔壁划拳勸酒聲又大作，忽然有人提議唱京戲，于是一陣掌聲之後，胡琴聲大起，一位男客直着嗓子唱起來：——)

聲 「孤王酒醉……桃花……宮……」……

（楊點燃一支烟，再剝了一個廣柑塞進口裏，然後舒適地躺到新床上，欣賞熱鬧的隔壁戲，同時用一只翹起的脚打着板眼。）

聲 韓素梅生得……好面容……

（方自強挾了皮包，穿着晴雨兩用大衣上）

方 （在走廊上便喊）楊老闖！楊老闖！

（楊自床上躍起）

楊 老方！

（方推進門）

方 啊，這屋子裏好暖和呀！（脫去大衣）

楊 等你吃年夜晚，怎麼才來？

方 心裏是想來，可沒有這個福氣，行裏年關結賬，忙得簡直不可開交。

楊 （關切地問）消息怎麼樣？

方 到我離開行裏的時候為止還沒有消息。

楊 到現在還沒有消息？

方 沒有。

楊 那麼……我看完了，咱們算是撲了一個空，沒有希望了。

方 這次真沒有料到……

楊 這怪你！

方 當然怪我。可是事先怎麼想得到，差不多消息稍爲靈通一點的都探聽到說是明年一月一日起黃金官價要提高。

楊 這時候你們行裏還沒有接到正式通知，還有屁個希望。

方 奇怪的是事先這消息又好像與官方有關方面傳出來的，你想，昨天年三十又是星期六，今天三十一號剛是星期，明天又是元旦各銀行放假，官價早就說要提，所以一有風聲元旦漲價外面當然相信，最初你不是也相信了。

楊 我是聽你的。

方 同時昨天拚命買進期貨和儲蓄的不在少數，可把我們行裏辦黃金儲蓄的幾位小姐忙壞了。可見得到這個風聲相信明天要漲價的決不祇是我們？

楊 大家都上當了。

方 唉，祇怪我們時運不佳。

楊 這並不是我們運氣壞，完全怪我們消息欠靈通，欠正確。

方 （抓抓頭髮）可是怎麼想得到……

楊 我想也許是有人故意在造謠，咱們都當了傻瓜，被人家耍啦！

方 噯，恐怕也難說。

楊 唉！

（楊嘆了一口氣頹喪地躺到床上）

方 不要說你難過，就說我，在行裏兩只烏珠瞪着牆上的掛鐘，到晚上八點還不見加價通知來，（上海話）兩只烏珠養過是張地牌，動呀勿會動，呆場哉。

楊 （上海話答）儂兩只烏珠像地牌？我所有格血全放在這一注上頭，下個比期看那能過法？

方 （又抓抓頭皮）尷尬，尷尬！

楊 據我猜，最糟糕的是開了年一看行市沒有漲，迫得買進的人非吐出來不可，這一下子行市一定衝垮，說不定弄得很多人非跳嘉陵江不可。

方 唉，真沒有想到。

楊 明年的生意更難做了，今年因為時局緊張，做投機買賣是時局愈緊張機會愈好！

方 對，所以說「要發財乘抗戰」，抗戰勝利對我們是個最大的威脅。

楊 明年時局想來一定比較安靜，咱們這點資本又不能夠刮風起浪，要想有生路就得完全靠脚路寬，耳朵長。一到此地我聽你吹倒滿以為老兄頗有路道，那知道……原來你完全是在吹。

方 我的耳朵也不能不算長呀！

楊 可是儘聽些人家故意放的空氣，反而把自己害了。

方 講到路子，我也不能算不寬，那家銀行那個部院裏我找不出熟人？

楊 可是儘認識些不大不小的角色有屁用！

方 大亨我也認識個把……

楊 可是關係不近，交情不密切，就是認識了也不頂事，人家憑什麼把正確的消息放給你？

方 那倒是真的，可是這談何容易？

楊 我們這樣不大不小的角色在這金融市場裏真可憐哦！最多充其量也不過當個跑跑龍套的，奔了半天結果戲讓人家做！正戲一出場就把你一脚踢開了，咱們祇有在幕縫裏偷偷地瞧人家大主角玩兒，連瞞聲氣兒的資格都沒有。

方 你這一說，到是不錯。

楊 唉，想起來我真想哭！

方 唉。難，難，難哦！

楊 咱們既不是大資本家又不是要人，簡直沒法在這兒的金融市場找生路。

方 朝中無人莫做官，我看乾脆朝中無人亦莫經商。

楊 現在此地金融界最吃得開的大享要數誰？

方 此地幾十個大亨裏最吃得開的，當然要算T、T、高。

楊 T、T、高？哦，聽很多朋友說過，是怎樣一個人物？

方 亦官亦商，以前是某某先生手下最紅的一員大將。要是想法子關係能達到此公，那就有辦法了。

楊 關係有辦法打通嗎？

方 就是不容易。

楊 那有什麼說頭。

方 （沉思了一會，忽然大驚小怪地喊起來）啊呀！糟糕，我差一點兒忘了。

楊 什麼事？

方 T、T、高手下有一個跑街的我們挺熟的。

楊 哦？

方 這是一條路。

楊 一個跑街的有什麼力量。

方 嘿，你別小看牠，T、T、高以前在南京的時候有一座小公館，就是此公替他一手辦理的。

楊 那關係一定相當近。

方 那還用說嗎？你想。

楊 你們真的很熟？

方 當然，可以說是無話不談的，前幾天我們還一同上一個姑娘家裏去胡鬧來嘍。

楊 那這次的消息怎麼不向此人打聽一個確實。

方 這……這他怎麼肯輕易告訴人呢？

楊 那還談什麼。

方 不過，不忙，這至少是條路子，有了路子，看我們自己怎麼走。（又大驚小怪地）呀

！我又想起來了，前幾天此人還遞過點子給我，他問我「你們行裏或者外邊可認識得有擺得上正場面的漂亮小姐沒有？」我問他「什麼用？」他說高先生身邊需要一個女秘書，我想要是咱們能打通這條路按一個人在高先生身邊，那咱們就可以大有辦法了。

楊 話是不錯，你找到擺得上正場面的小姐嗎？

方 糟糕，我所認識的女的不是太胖便是太瘦，不是太高便是太矮，都不成其爲藝術品。

楊 那還不是白搭。

方 唉，可惜你我都有鬚鬚，要不然……據聞呀，此公利害得很，多少人去鑽他的門路，請吃飯送東西，結果却一無所得。所以我們長鬚鬚的是打不進去，祇有女的，而且要確確實實成爲其藝術品的女的，才打得攏去。

楊 以前在上海金融市場裏用這種美人計的到很有一些，沒有想到今天在此地……

方 此地還不是一樣，你不要把此地看得有什麼了不起好不好？

楊 計是有了，可是說來說去人呢？

方 人——我心裏倒有一個。

楊 你有？

方 噫。

楊 條件夠嗎！

方 夠，這位小姐不胖不瘦，不長不短，真可以算得上是一件完整的藝術品。

楊 誰？

方 （忽然冷下來）哦，還是不用說吧，說出來也是白說。

楊 怎麼講？

方 說出來你不會肯的。

楊 我不肯？奇怪啦，這位小姐我認識？

方 豈止認識。

楊 奇怪，奇怪，你說，您心目中到底是那一位小姐！

方 姓三點水……

楊 三點水？（沉思）

方 噫，你猜！

楊 你是說……

方 對，就是她！



楊 她？她是誰？

方 就是此刻你心裏猜的那個她，一點兒也不會錯。

楊 （沉思不語）……………

方 我知道說出來你也不會肯的，因為你對她的意思我早就看出來啦！

楊 這倒沒有什麼。

方 你們的關係我也看得明明白白。

楊 我們還沒有關係。

方 自己人，何必瞞呢？你對她的醉翁之意難道我還看不出來？不過，我勸你，事業要緊，女人天下多得很多。

楊 你看你說到那兒去了。我是不願意把一個純潔的女孩子送去做這種事。

方 算了，剛來的時候倒是可以說是一個什麼都不大懂的女孩子，可是最近幾個月來，也許是常常和老兄在一起的關係罷，我看她已經在變了，漸漸摩登起來了，老實說一個女孩子就在像這麼一個都市裏想純潔也純潔不了，反正總有一天要……………

楊 我有點不忍心。

方 我看不是不忍心，是痛心！

楊 鬼話！

方 好，關於這件事我不想再插嘴了，這是你的事，由你自己決定好了。你高興命屋藏嬌

，也好，你願意暫時忍心把她犧牲，作為將來發大財的籌碼也好，都聽隨尊便，我祇能在旁做軍師，可決定都在你。

楊 讓我考慮（不安地深慮起來）

方 好，別愁眉苦臉的再考慮這個問題吧，咱們在全融市場做投機生意的什麼事情都不能多想，想多了非得神經病不可，來，還是想法子找一點兒刺激吧，今晚是年三十夜，應該高興。不瞞你說，今天我們行裏又發雙薪又拿紅利，我請客，想法子開開心怎麼樣？

楊 怎麼開心法？

方 叫個姑娘來陪陪咱們如何？

楊 你叫吧，我可沒有那份心情。

方 啊呀，楊老闆你今天是怎麼啦？左一個不開心，右一個不開心，爲了生意不順當嗎？做生意就像賭博一樣，總有輸有贏有來有去！爲了捨不得一個小姐嗎？女人麼，說要就要，說丟就丟！

楊 你開心你的吧！

方 你是怎麼啦？——是怕太太？對了，老闆娘的河東獅吼一向是厲害的，記得在上海有一次讓老闆娘撞見了足足大吵大鬧了好幾個月。不過今晚不要緊，第一，我來的時候在路上碰到老闆娘說是看電影去了，要兩小時以後才回。第二，就是回來撞見了，

這筆賬可以上在我頭上，沒有關係，老闆娘總不能不讓我年三十晚上逢場作戲呀，說完立刻走到門口喊）茶房，茶房！

金

（在外邊應）來啦！

（金寶上）

金

什麼事，方先生？

方

你進來。

金

（走近）有什麼吩咐？

方

你相幫我叫個姑娘來。

金

方先生，我們這兒可沒有姑娘。

方

沒有？

金

噯，不敢有，外邊查得很緊。

方

真的沒有？

金

我說的是實話。

方

真的是實話？

金

我何必瞞方先生呢？

方

那麼我問你！

金

方先生有什麼話？

方 樓上三百一十八號房間住的那個單身女的是幹什麼的？

金 方先生，這……

方 回我的話？

金 慫問這幹什麼？

方 不管，快回我的話。

金 那是規矩人家的太太。

方 規矩人家的太太？她先生姓什麼？

金 姓……姓王。

方 現在在什麼地方？

金 在……在機關裏做事。

方 在什麼機關？叫什麼名字？

金 方先生，你何必問得這麼清楚。

方 我問得着就管得着，快回我的話！

金 這……這……

方 你知道我方先生是幹什麼的？

金 方先生，大家都是在外邊跑的，有話好說。

方 那就少在我面前調皮，乖乖兒的去把她叫來。

金 這不就得了嗎。方先生，其實那位六姑娘也很可憐，丈夫去年得腦膜炎忽然丟下她過世了，遺下兩女一男都不滿五歲，要靠這樣混碗飯實在也沒有旁的路。

方 知道，告訴她我姓方的玩兒一向是講漂亮的，快上去喊下來。

金 是，我這就去。

（金寶出）

楊 這一道門檻你真精。

方 不瞞你說，祇要是玩兒的門檻我樣樣精通。（隔壁這時傳出二胡聲，一個女客唱出一只淫穢的小調）

方 聽，今天晚上好熱鬧呀！

楊 簡直跟以前上海過年一樣。

方 街上還要好看，每家店門口都點着「抗戰勝利」的紅燈籠，最滑稽的是我們在上海點的燈籠不都是圓的嗎！可此地的燈籠是方的，怪，怪，怪！燈籠到此地都變了樣子。（這時門口出現一個具有特殊誘惑力的女子，在第一幕的時候我們曾經看見過一眼，現在她以一種滿不在乎的步子跨進門來，金寶笑迷迷地跟在後面）

女 （用銳敏的目光向楊和方打量）那位是方先生呀！

金 這位就是方先生。

女 喔，方先生好呀！今兒晚上替方先生辭歲。

方 不敢當。

女 (向楊) 這位先生還沒有請教……。

金 這位是楊先生。

女 喔，楊先生！

楊 請坐。

女 不客氣，我們是站慣了的。

方 還客氣什麼，就坐吧！

金 兩位先生賜你坐你就坐吧。

女 那麼謝謝！(坐下)

方 (對金寶) 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女 姓王。

金 就叫六姑娘好了。

方 哦，六姑娘。抽烟。

六 謝謝，(六姑娘接過烟，方掏出打火機)。這麼客氣我們怎麼敢當呢！(熟練地從方手

裏搶過打火機替方點烟) 讓我來侍候方先生。

方 (對茶房) 你也來一枝。

金 (也接過烟，放在耳朵上) 方先生，您這太客氣了。

方（拿出皮包掏錢）今年燒茶打水的辛苦了，這兒拿兩千塊錢年賞去，今晚也讓你好好的過個年。

金 謝謝方先生。（拿過錢，頗有趣地）兩位先生沒有旁的吩咐了吧，我去賬房上關照一聲，免得回頭萬一有人來找麻煩。

方 好，你去吧！

金 六姑娘你在這兒好好的侍候兩位先生呀！

六 有數啦。

（金寶向六姑娘遞了遞臉色，溜出，並順手將門帶得緊緊的）。

方 六姑娘今年幾歲啦？

六 大前年過的二八。

方 十九？

六 嗯。

方 看不出，瞧上去最多看十六七歲。

六 方先生別跟我們尋開心了，不小啦。

方 那兒的話呀！

六 方先生在那一界發財呀？

方 在………在銀樓裏。

六 哦，金子銀子用斗都裝不完。

方 好說，好說。

六 （把手上的戒子取下）方老闖，您看我這個戒子值多少錢呀？

方 （拿過戒子，用手稱了稱，向楊）你看有多少份量？

楊 我看！（拿過戒子）

六 楊先生也是在銀樓裏發財吧！

楊 嚶，喏，方先生是老闖，我是夥計。

方 不要聽他的，楊先生才是真正的老闖。

六 不要客氣，兩位都是大老闖。

楊 （把戒子在手上掂了一下）大約有二錢二三。

六 方老闖看值多少錢？

方 問值多少錢幹嗎？

六 今天過年，不瞞兩位說，家裏等錢用，本來正想出去把它賣了，現在遇到兩位大老闖

再好沒有。

方 六姑娘的嘴真靈巧。

六 說真的。

方 真要賣？



六 在兩位老闊面前那敢說假話。

方 真要賣的話價錢沒有關係，隨妳說好了。

六 怎麼可以隨我說。

方 不要緊，想賣多少錢，儘管說好了。

六 五千塊錢怎麼樣？

方 便宜。

六 （馬上跟上一句）那麼八千呢？

方 不貴。

六 一萬呢？

方 也還便宜。

六 一萬二呢？

方 也不算貴。

六 那麼就一萬二賣了吧！怎麼樣？

方 好，我要了。（把戒子帶在自己手上）馬上付妳錢。

六 忙什麼，回頭一同算好了，難道還怕大老闊短錢嗎？

方 這張小嘴真甜。

六 兩位大老闊怎麼不打牌呀？

方 不打。

六 也不喝酒？

方 不喝。

六 那……

方 我們就愛六姑娘陪我們談談天散散心。

六 乾談天多冷清呀，我看……要是兩位不嫌棄的話，請到樓上我房裏坐坐，順便讓我做

幾件點心侍候兩位老闆宵夜怎麼樣？

方 好呀，楊老闆你看怎麼樣？

楊 今天是你的東，隨你。

方 那麼咱們就上六姑娘屋裏坐吧。

六 可我手藝不大好，侍候不到的地方兩位大老闆可別見笑哦！

方 像六姑娘長得這麼漂亮的姑娘做出來的點心吃了一定很窩心。

楊 我看方……方……方老闆醉翁之意不在點心，而是在人。

六 承兩位大老闆看得起，那麼就請吧！

（正要起身，沈小姐從外邊推門而入）

楊 啊，沈小姐，怎麼這麼快就轉來啦？

沈 倒霉，在電影院門口站班，好容易剛擠到票房門口就客滿了，沒有買到票。

方 楊老闖，那麼你在這兒陪沈小姐坐坐，我們先上去了。

楊 好吧！

（方對六姑娘用眼嘴暗示了一下，六姑娘眨眨眼睛，表示明白方的意思，一聲不響借方出，把門帶好）

楊 快把大衣脫了吧，怎麼你一個人回來？

沈 楊太太和紫陽山人他們逛市場去了，說是年三十晚上夜攤上可以買到些便宜貨，同時楊太太說買些宵夜一定要大家回來熬年三十夜。

楊 快坐下烤烤火。

沈 好。

（兩人在爐邊坐下）

楊 今年這個年過得高興嗎？

沈 （點頭，微笑不語）

（楊在爐邊沉思，兩人一個相當長時間無言，室內寂靜，祇見火爐中的紅焰融融煽動）

沈 楊先生，今天有心事嗎？

楊 （從沉思中醒過來）沒有。

沈 不，我看得出來，平常你不是這樣的。

楊 近來生意上稍有點不順手。

（沈不語，楊像決定了一個什麼難題，轉變語氣）

楊，好，不要談這些不開心的事了吧。我報告你一個好消息。

沈 好消息？

楊 關於你的。

沈 我的？

楊 嗯。

沈 什麼好消息？

楊 你聽不聽？

沈 聽，聽。

楊 你聽了一定高興。

沈 快講！

楊 上個月你不是讓我替你留心找個工作嗎？

沈 嗯。（雀躍）怎麼？我的工作有了？

楊 （點點頭）

沈 喔，那我真是太高興了，楊先生，我真感激你！

楊 不過，我真是太高興了。

沈 怎麼？你不高興我有工作嗎？

楊 噯。

沈 那是爲什麼呀？

楊 我也說不出是什麼理由。

沈 我想不會，要不你就根本不會替我找工作。

楊 你真是個天真的小孩子，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種種複雜的關係你一點兒也不明白。像我們這樣沒有背景的老百姓要在這個社會上立足，真是太難也太奧妙。

沈 我真不明白。我覺得現在你也應該爲我高興。

楊 可是……我實在高興不出來。

沈 我懂。

楊 你知道你快離開這兒了。

沈 馬上要去工廠？

楊 當然。

沈 放了假或者下了班我可以常常來看你和楊太太的。

楊 （忽然衝動地走近沈）我實在捨不得讓你離開我！

沈 這是爲什麼！

楊 因爲……（用一雙衝動的眼睛盯住她）……

沈 楊先生你要幹什麼呀！

楊 我心裏的苦悶祇有你才能……

沈 不要這樣，楊先生！

楊 請原諒我，我……（過去擁抱沈）

沈 （一手推開楊的身子）你要幹什麼呀！楊先生，快別這樣，要是讓楊太太看見了成什麼話呢？

楊 不！（猛烈地擁抱上去）

沈 （機玲地躲閃開）楊先生，快別這樣，你的眼睛多可恐怖呀？我怕，我怕！

楊 不要怕。

沈 別這樣，我求你。你今天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了。

楊 變了一個人？

沈 以前大家在逃難的時候我覺得你真像我的哥哥。

楊 現在呢？

沈 現在我覺得你完全變了，簡直像一只野獸。

楊 野獸？

沈 你自己覺得嗎？

楊 （一時的衝動慾為羞恥心所衝淡，漸漸恢復了人性，不知不覺跑到鏡子前面一照）野獸？我是野獸？（用雙手理亂了的頭髮……跟着發出一陣介乎自卑和瘋狂之間的冷笑

沈 楊先生，你今晚怎麼啦？平靜一點吧！

楊 也許我是喝多了。

沈 我是覺得你今晚有點兩樣……簡直完全喝醉了。

楊 醉了？我是醉了！我爲什麼要發瘋似的買進黃金？這還不算，我爲什麼還要發瘋似的

把妳送給……

沈 你說什麼？我不懂。

楊 哦，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說了些什麼。

沈 你今晚是酒喝多了，快喝杯水吧！

楊 那麼請你……（示意叫沈倒水）

沈 （倒了一杯水遞給楊，沈走近楊時，楊出其不意乘機捉住沈狂吻）

（楊太太推門入，見狀走到沈和楊背後站着，氣得雙手發抖說不出話，章律師趙棟才和紫陽山人本來跟着楊太太一同進來的，現在看見屋內這種情形，不好意思進來，三個人祇有呆呆地站在門口用尷尬的目光注視着這幕窘劇的發展）

太 （氣得實在想不出說什麼話好，用脚在地板上狠狠一頓，把手上的瓜子糖果憤然擲過去）哼！你好！

楊 （鬆手，回頭看見太太，窘極）妳？

沈 哦——（大哭一聲，奔出）

人 （問章）這是怎麼回事？

章 我看都是黃金迷住了心竅了！

（隔壁一大羣男女發出一種令人不能受的怪笑聲。）

—幕

—落—



## 第四幕

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還是一，二幕的那間房間內。

啓幕時楊千駒在請紫陽山人相面。

老兄，請你替我看看，我今年的運道爲什麼這麼壞？

人（不語）……

楊 今天是三月二十八號，今年這三個多月沒有一件事情是稱心如意的，吃進的期條不發現貨，補進的儲蓄官價沒有提，行市也起不來，弄得我每天借債過日子。

人 楊先生！請不要見氣，我是愛說真話的，你聽我說：本來呢，你今年的運氣比去年還要旺，可是偏巧碰到一股桃花運，所以……

楊 別開玩笑。

人 再，楊先生，我勸你，你這位太太離不得，楊太太最少還有十年幫夫運。

楊 我從來就沒有談過要離婚，可是她每天跟我吵，非跟我離婚不可，她已經足足跟我鬧了三個多月了，這你們都是親眼看見的。

人 還是想法子團圓了吧。

楊 我請章律師調解了整整三個月也沒有用，你不是也幫忙勸過嗎？

人 我是勸過楊太太，沈小姐正月裏就搬出這兒去做事去了，我天天勸楊太太算了，可是

……唉，都是前命中注定！

楊 今天她要求的九十兩七錢三分金子和兩百萬贍養費我都替她準備好了。不過我已經托

章律師上樓去代我作最後的一次和解，如果再不肯也祇好離了。

（章自樓上下）

楊 （關切地跑上去問）怎麼樣？

章 （搖搖頭）

楊 非離不可？

章 噠。

楊 沒有挽回的餘地？

章 十分堅決。

楊 贍養費按月分期付款也不行？

章 不行。

楊 既然這樣，那就……

章 （取出一紙）這兩張離婚字據上請你費神蓋章。

楊 （拿出圖章蓋）……

章 你留一份。

楊 兩百萬贍養費和九十兩零七錢三分黃金麻煩你轉交。

章 可以。

楊 （從箱子裏取出兩包東西）都在這兒，麻煩你過一過手，點一下。

章 不會錯的。

楊 那麼就費神……

章 好，我馬上給你轉上去。

（章持兩包上樓）

楊 好，十幾年的夫婦，就這樣完了。

人 冤孽！

楊 人想起來真沒有意思。

人 唉，楊太太是……

楊 現在不是楊太太了。

人 希望將來再破鏡重圓。

楊 不可能了。我跟她好說歹說她不聽，就是一定要離，也得替我想想。我答應她贍養費

按月分期付款，她都沒有商量餘地，我不知道她一下子要這麼一筆錢幹什麼？

人 錢能一筆拿到總是好的。

楊 要是我是個半個子兒也沒有的窮光蛋呢？

人 話又說回來了，要是你不發財，或者根本沒有錢，你們也根本不會鬧離婚了。

楊 這話也有一點兒道理。

人 你想要沒有錢你也不會和沈小姐來這麼一段姻緣。

楊 你又提這幹什麼？

人 再說兩口子要是過窮日子還有什麼可吵的？所以黃金這個東西作怪得很。

楊 現在離了就離了吧，也許離了反倒好。

（趙棟才上，依舊穿着那件破大衣）

人 哦，趙兄，好幾個月不見，今天怎麼這麼難得？

趙 （笑笑，點頭招呼）

楊 趙先生，難得，難得。坐！

趙 （點點頭）

人 阿呀，趙先生，快開春了，怎麼還穿着大衣？

楊 是不是人又不舒服？

趙 (苦笑)

呀，氣色是不大好。趙兄，我來給你卜一個卦，看你什麼時候能好轉。如何？

人 對，請紫陽山人給你卜個卦。反正熟人，他又不好意思收你錢的。

人 那兒說得上，好，趙兄，上我對門屋裏來坐吧！

趙 (點點頭)

楊 回頭過來坐呀！

趙 (點點頭)

(趙跟紫陽山人下)

楊 真是個老好人。

(方上，穿了一身美國卡嘜。)

方 楊老闊！

楊 唷，我還以為那個盟軍跑到我房裏來了，原來是你。

方 這一身怎麼樣？

楊 沒有話說。不過聽說被M·P看見了要抓。

方 說說而已。

楊 怎麼樣？這幾天碰到沈小姐沒有？

方 碰到了，昨天下午下了班我去看她的。

楊 有什麼收獲沒有？

方 沒有，我叫她聽見或者看見有什麼風吹草動就馬上來通知你。

楊 通知我？「這兒來！」

方 噫。

楊 恐怕不會上我這兒來吧！

方 不會？

楊 你剛帶她去上班後沒有幾天我去看過她一次，跟我說上沒有幾句她就推公事忙一個人進去了，大概對於去年年三十晚上的事她還放在心上。所以這幾個月我也不好去找她。

方 你錯了，女孩子真所謂是女大十八變，昨天我去看她的時候還談起你那件事情來嘖。

楊 她怎麼說？

方 她說這有什麼關係呢？過去的事就算了。

楊 她還說什麼沒有？

方 她還說我都早忘了，楊先生何必還把它放在心上。

楊 真的？

方 她跟着又說楊先生不管怎麼樣，總之在逃難的時候算是救過她的命，這她是不會忘記的，同時說將來還想法子報答。

楊 哦？

方 最後她又說世界上所有的男人差不多都一樣。

楊 有這樣的事？這些是像從她這麼一個女孩子口裏說出來的話嗎？

方 可不是從她嘴裏說出來的？人家辦了幾個月公懂事啦！

楊 人真是變得快。

方 可不？才不到四個月功夫。

楊 今天我去看看她去。

方 千萬使不得。

楊 怎麼？

方 人家那裏就最討厭有男客去會。同時會引起疑心。

楊 奇怪。

方 我勸你暫時先死了這條心吧，等咱們有了收穫以後再作打算。

楊 可是到現在為止什麼消息也沒有得到呀。

方 別急，長線放遠鶴。

楊 已經去了快四個月了。

方 最初三個月都還是在外邊大辦公廳，這個月初看她不錯，好容易才調進裏邊小小辦公廳裏辦公。就坐在T、T、高旁邊貼身台子上，那高大亨的一舉一動都可以看得清清

楚楚，換句話說他那兒要有什麼大的舉動我們都可以設法知道。

（金寶白門外經過，看見方在，即進來）

金 方先生！

方 噯。

金 方先生一向好！

方 什麼事？

金 這幾個月來六姑娘常常碰面在一起吧！

方 是的。怎麼？

金 不瞞方先生說，自從你方先生常常把我們六姑娘帶出去陪高鼻子坐吉普車之後，咱們

這兒的生意可清淡得多啦。

方 哦？

金 方先生，你是明白人，你這一來我們在這旅館裏當茶房的財路可就斷了。

方 你還有什麼話。

金 方先生，你是明白人，一向是漂亮的，我沒有什麼話了。

方 你的話完了？

金 完了。

方 你知道我這姓方的是幹什麼的？



金 我知道你方先生是在地面上跑跑的，可我們也是在地面上跑的，方先生現在把我們的財路擋了，那麼咱們找人出來請吃茶好了。

方 你知道我負得有招待盟軍的任務。

金 我們不懂什麼任務，我們祇懂得講道理。

方 你要怎麼樣？

金 方先生，我們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總要讓大家過得去，你方先生賺的是美鈔。

方 好，那麼回頭再說。

金 也好，我們在櫃上聽方先生的回話好了，祇要大家過得去。

方 好，一回兒出來談。

（金寶望了方一眼，拖着流氓步子下）

楊 這是怎麼回事？

方 誰知道怎麼回事？他媽的，看樣子想敲竹槓。

楊 這些茶房有一個幫口，不好惹哦！

方 我知道對付。

楊 吃這些人的虧犯不着哦？

方 笑話，充其量分幾個錢給他們還沒有什麼說的。

（章自樓上回房裏來）

方 章大律師。

章 方先生。

楊 沒有錯？

章 對，這收條交給你。

楊 好，費神？

章 沒有關係。

楊 整整的害你忙了三個多月。

章 可是毫無功勞，我們律師的目的希望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代人解除已有的關係決

不是我們主要的業務。

方 章大律師在談什麼呀？

楊 沒有什麼？一點私人的小事情。

（六姑娘從外面回來，見方即進房來）

六 方先生！

方 哦！

六 吃過午飯沒有？

方 還沒有。

六 有件事情想問一問方先生。

方 哦，那麼坐吧！

六 楊老闖！

楊 請坐。

六 不客氣。用過午飯了嗎？

楊 也還沒有。

六 方先生，上禮拜你替我介紹的那位細高個子看上去才不滿二十歲的那個高鼻子叫……叫……叫……別……別什麼來嘖？

方 BILL—

六 對了，別——爾？

方 怎麼樣？

六 前天他又用吉甫來接我陪他吃東西。

方 哦？我昨天找他說已經飛走了

六 是呀，前天他跟我做手勢說就要……（以手勢模倣飛機起飛）

方 空運大隊的孩子是說不定今天這兒明天那兒的。

六 他臨走又跟我比手勢說上次他交給你轉給我這麼多（用手先比五，又比十）五十美金，可是你好像給我的是十五美金。

方 喔，你弄錯了，外國話是要倒轉來講的，這麼多（用手比五十）就是十五。

章 哦？真的嗎？

方 （吱唔）章大律師，你看，這個 fifteen 和 fifty 是太容易弄錯了是不是？

章 也許在你當然是容易弄錯。而且容易把 fifty 錯成 fifteen 但決不會把 fifteen 錯成 fifty。

方 別開玩笑好不好，我的大律師。說正經的，六姑娘，沒有關係，Bill 說過一個禮拜就又可以从印度飛回來，那時候大家對一對面好了。你是我的朋友，Bill 也是我的朋友，當然不會叫誰吃虧。

六 別爾真的一個禮拜就回來？

方 這是他的朋友 Larry 告訴我的。

六 別爾人真好。

方 我讓你認識的外國朋友沒有一個不好的。

六 以前你替我介紹的那幾個可怕死了。也祇有別爾最好，他不像旁的外國兵一樣，他簡直像個大孩子，楊老闆，他們這麼大的人還吃奶粉呢？你看有趣不有趣？

楊 有趣，有趣。

六 最後別爾在跟我古特把愛的時候還把他外國母親給他的金鍊子送給我了呢！

方 金鍊子？

楊 送給妳了？

六 噯。

楊 我想他是喝醉了。

六 不，別爾沒有喝醉，他嘴裏還清清楚楚地對我說「送給我親愛的小姐」。

方 真的？

六 不信你們看（從頸項上取下金鍊）

方 啊，成色好極了！楊老闖，你看看。

楊 東西不錯。

方 六姑娘，我勸你把它賣了去買黃金儲蓄。

六 賣了？我不幹。

方 爲什麼？

六 金子聽說在漲。賣了多可惜呀！

方 金子價錢隨它怎麼漲，六個月之後不也還是這麼一條金鍊子是不是？

六 那自然，一條自然不會變成兩條出來。

方 可是現在把它賣了去買黃金儲蓄六個月以後就可以變成兩條。

六 真有這樣的事？

方 誰還騙你，國家推行了這麼久的黃金政策難道你一點都不曉得？

六 不曉得。

方 政府推行黃金政策的口號是「功在國家，利在自己」，不信你問他們兩位。

楊 把它賣了買黃金儲蓄，那要比老帶在身上上算得多。

六 那……

方 真的，六姑娘，爲你着想，最好把你那些美鈔也賣了都變成儲蓄，你老藏在身邊是祇會少不會多的。章律師，你說我的話對不對？

章 要是純粹爲了儲蓄的目的，不打算在這個中間翻雲覆雨，當然是對的，對政府是盡了法幣回籠的責任，對自己，六個月以後能拿到一筆相當多代價的黃金，使自己能過比較合理一點的生活，當然也是好的。

楊 章律師，你也贊成買黃金？

章 規規矩矩真正的儲蓄我從不反對，可是把黃金當生意來做我從來沒有贊成過，而且現在也不表贊同。

六 這位先生是……

方 章大律師。

六 哦，久仰了，我早就聽說這一層樓住着一位大名鼎鼎的大律師，原來……

章 不敢當。

楊 以後妳有什麼困難的事情儘管請章大律師，一定義務幫忙。

六 我又不想打官司。不過，章大律師，我請教一下我是不是要把我的金鍊子和美鈔拿去

賣了拿來買黃金儲蓄？

章 那隨你，不過在我爲你着想目前把這些賣了，使六個月以後不再因經濟壓迫而可以使你的生活改好，這是好的。

六 那麼……

方 別猶疑吧！章大律師和我們不會騙你的，我們都爲你好。

六 好，O.K.，那麼，我就聽諸位先生的話。

方 對。

六 方先生，那麼勞神到我樓上走一趟。

方 好，六姑娘要買黃金儲蓄，我義務效勞，你石，美鈔可以說是我代妳找來的，我還會讓妳吃虧嗎？

六 楊老闆，章大律師，少陪呀！Thank you！

章 慢走。

楊 不送。

（方偕六姑娘下）

楊 這個妓女我跟她接觸幾次之後，覺得她心地並不壞。

章 也許比一些所請正人君子的心地還要光明得多。

楊 不過有時候不要臉起來也實在使人……

章 是她甘願不要臉的嗎？講不要臉，比她更不要臉的人多着呢？她爲了生活，爲了錢，不得不犧牲她的肉體，可是還有一種人是專門讓旁人犧牲，而得到的錢比被犧牲的人更多。你說到底是誰更可恥，更不要臉？

楊 你是罵老方？

章 這不過是隨便舉一個例，這樣的事太多了，再說茶房、老鴇、乃至社會上的一些大亨不都是一樣嗎？

楊 你的石法到底比旁人深刻，真不愧爲大律師。（紫陽山人上）

人 趙先生呢？

楊 怎麼？

人 沒有在這兒嗎？

楊 是你把他引到你屋裏算卦去了嗎。

人 算完卦他就往外走，我以爲總是上這兒來了。

楊 沒有呀！

人 奇怪。

楊 大概是獨自個兒回去了吧。

人 怎麼一聲不響就走了呢？

楊 趙先生是這樣的，最不受說話。



章 趙先生倒是個好人。

楊 怎麼樣？替趙先生卜的卦……

人 不大好！船到江心浪拍天，羨君飛渡得平安，緊收蓬脚牢拴舵，尙有前途十八灘。趙先生的前途恐怕災難不少。

章 唉，這個年頭老好人的命運本來就多乖。

（沈小姐匆匆上，如今她穿着最漂亮最華麗的衣服，舉止打扮豪華無比，與第一幕時判若兩人。）

沈 楊先生！

楊 誰？

沈 我！

楊 啊！沈小姐！

沈 你在，再好也沒有。

楊 今天這麼難得？

沈 有一件要緊事情。（回顧）啊，章律師，紫陽山人你們也在這兒。

章 沈小姐一向好嗎？

沈 還好。謝謝。

人 有快四個月不見了！

沈 是呀！

楊 有什麼要緊事情？

沈 ……………

章 我走了，你們談談！

人 我也走了。

沈 對不起呀，我一來就把你們趕走了！

人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章等下）

（方挾了一包東西自樓上下）

方 啊呀！是沈小姐嗎？

沈 是我。

方 今天怎麼這麼難得。

沈 來報告一個消息。

（同時）什麼消息！

沈 今天上午八點鐘我們高先生就去開一個非常重要的會去了，十點多鐘一回來就忙得不得了，召集了他手下幾個得力份子吩咐他們立刻調頭寸買進黃金儲蓄。我在旁邊悄悄的聽……………

方 聽見什麼？

沈 聽他們說黃金官價要提。

楊 真的？

方 今天是二十八號，對了，明天是二十九號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紀念放假，後天是禮拜，

黃金，在這個時候提價再對也沒有！

楊 提多少聽見了沒有？

沈 聽見他們說是提到三萬五。

方 一兩提一萬五？

楊 那麼趕快……

方 別忙，還有另外消息沒有？

沈 就是這個……

（外面汽車按喇叭聲）

沈 好，我走了。

楊 再坐一分鐘大家商量一下去。

沈 一分鐘也不能坐。

楊 爲什麼？

沈 外邊有車子等着我。

楊 那麼……

沈 好，我走了。

楊 我送你出去。

沈 千萬不要送我。

楊 那麼……

沈 再見！

（沈匆匆下）

方 （狂喜）你看咱們的辦法收效了不是？

楊 現在咱們怎麼辦呢？

方 怎麼辦？趕快把全部調頭寸都去買了黃金儲蓄。

楊 可是……

方 可是什麼！

楊 可是我的六百萬現款都提光了。

方 提光了？

楊 噫。

方 什麼時候提的？

楊 今天早晨提的。

方 付出去沒有？

楊 已經付出去了。

方 糟糕，那麼付給誰了？

楊 付給我太太。

方 付給你太太？

楊 離婚費，有四百多萬買了九十兩七錢三分現貨還我太太，另外兩百萬現款是贍養費。

方 糟糕，早不付，遲不付，爲什麼單單今天早晨付呢？

楊 可是誰知道呀！

方 唉，糟，糟，糟！

楊 太想不到。

方 眼看這一筆大財發不了，要不然今天把七百萬一下子買了黃金儲蓄，過一夜，一兩賺

一萬五，一眨眼就可以賺五六百萬。

楊 現在你看還有什麼辦法沒有？

方 祇有跟你太太去商量，把錢收回來。

楊 這怎麼可以。

方 說過兩三天付她不成。

楊 不行。

方 那麼向她借。

楊 借？

方 借總可以，給她利息。

楊 最好還是你到銀行裏去想辦法，咱們能多借一點兒錢最好。

方 可是要抵押。

楊 那可以把我全部黃金儲蓄單拿去作抵押都沒有關係。

方 那也許可以。

楊 非要今天弄到錢。

方 啊呀，恐怕沒有這麼快。你知道國家銀行借款麻煩得很，有了抵押還要填六張表。今天辦祇少得三天後拿到錢。

楊 那麼另外想法子找私家銀行。

方 私人銀行這幾天正叫苦連天。

楊 不管，總要想辦法。

方 啊，對了，我想起來了，我上一家錢莊裏去調調石，我跟他們過去有過來往的

楊 對呀，好，快走吧！

方 抵押還是要的，那麼快把黃金存單給我。  
楊 好。

（楊立刻開箱子拿出一把黃金存單）

方 不過最好你也另外出去跑跑看，能再在別處借到錢多買一點兒是一點兒。

楊 那自然。

方 還有你付給你太太的那筆款子最好也能借回來用一下。

楊 這不好意思。

方 到這時候有什麼不好意思。錢要緊，多買一兩到明天就可以多賺一萬五千塊錢。

楊 這我難道不知道嗎。

方 那……

楊 再說吧。

方 總之這次我們要做足它，最好把整個兒人都攔進去。

楊 存單都在這兒了，一共總數是八百五十兩，最好能九折抵押，借到一千五百三十萬。

方 好，辦辦看。

楊 那麼快去辦吧！

方 好，不過不要單靠我，萬一靠不住呢？你最好想想辦法看。

楊 當然。

方 那麼我就走了。

楊 走吧，走吧！

（方急急忙忙奔出房門，在門口和正從走道那邊緩步過來的紫陽山人一不小心撞了一交。）

方 對不起呀！

人 啊唷！慢點，慢點……

（方急奔下）

（紫陽山人進來）

人 方先生急急忙忙的什麼事呀？

楊 沒有什麼事。

人 憑空把我撞一交，這是幹什麼呢。

（隔壁傳來咳嗽吐痰聲，跟着：——

聲 茶房！

茶 唷！

聲 倒臉水！

茶 是。

人 洪主任好福氣，睡到這個時候才起來。

楊 （忽然靈機一動）喂，隔壁的洪主任跟你很熟是不是？

人 非常之熟，我替他相過幾次面，他對我非常相信。



楊 那好極了，有一件事託你幫忙。

人 什麼事？

楊 隔壁的洪主任聽說是某大機關裏管錢的，手頭很活動，今天現在我急於要一筆錢用，能否請你勞神代我向他商量一下。

人 這……

楊 我實在等着有急用。

人 這恐怕不行。

楊 我想也許行，請你馬上去說說看，要是說成功了，將來我一定好好的謝你。

人 好，我試試看。

楊 那末馬上勞神一趟。

人 要調多少？

楊 祇少二三百萬，多多益善。

人 好。知道了，錢隔壁不成問題有，上次他介紹他一個朋友在他房間裏請我去看相，相看我聽那個朋友向他借了一千多萬，他還不是答應了，不過好像是非要黃金抵押。

楊 哦？

人 我親耳朵在旁邊聽見的，洪主任說「沒有黃金抵押，就是我老子也不借。」

楊 這……這倒麻煩。

人 那麽。……？

楊 不管，你先去談談看。讓我來慢慢想辦法。

人 好的！

（紫陽山人下）

（楊在室內徘徊了一陣子，忽見太太拿了一包東西自樓上下，他想上去喊，但又遲疑了一下，等太太自門口走過，他忽然後悔起來，鼓足勇氣喊：——

楊 招弟！

太 幹什麼？

楊 有幾句話，我想跟你談一談。

太 談什麼？

楊 你能不能進來坐一下？

（楊太太不語，昂頭入室）

楊 請坐！

太 （坐下）……

楊 請抽烟。

太 不，有話快說。

楊 （想了一下，不知從何說起）……

太 說呀！

楊 雖……雖然……雖然我們已經離了婚，……

太 離了婚怎麼樣？

楊 不過……不過將來……

太 將來什麼事情？

楊 將來……將來祇少我們應該還是好朋友。

太 好朋友？

楊 不管怎麼？我們過去總有過一場夫妻。

太 說這些話幹什麼？

楊 我想你總不會把我當作路人看待！

太 這話什麼意思？

楊 沒有什麼。

太 那麼我想走了。

楊 再坐一會兒。

太 幹什麼？

楊 你今後打算……

太 你問不着。

楊 金子和現款都收到了？

太 收條你也收到了？

楊 打算出去？

太 噲。

楊 這筆款子你打算……

太 自然有我的用場。

楊 怎麼用？

太 你管不着。

楊 我既付給了你，當然管不着。不過……

太 不過什麼？

楊 不過你要是一時不用的話，我想……

太 我馬上就要用。

楊 我想跟你調頭三五天。

太 向我借？

楊 祇要三五天。

太 你是在講笑話吧！

楊 真的，我給利息。現款二百萬按日折四塊算，九十兩七錢三分黃金按金子出息算，每

天貼你九分七厘三毫金子，怎麼樣？

太 你……

楊 我說的是真話，假如你打算放比期給別人的話，那不如馬上放給我。

太 我不放比期。

楊 而且我三五天一定還，你要派別的用場三五天後還是可以。

太 這……

楊 我想我們這點交情總還有，你就借我幾天吧！

（紫陽山人自隔壁回來）

人 楊先生，哦，楊太太也在這兒。

太 誰是楊太太呀！

楊 怎麼說？

人 他錢有，給我看有一張五百萬的本票，不過二百萬他今天要用，另外三百萬可以借，不過要等他上銀行把它換開。

楊 用不着上銀行換，五百萬本票給我，我這兒換給他二百萬成不成？

人 好，我去問問看，不過借三百萬還是要黃金抵押。

楊 我知道。你快走，要是成的話把本票帶過來。

（紫陽山人下）

楊 不瞞你說，我真的有急用。所以無論如何請你……

太 好，那請你寫一張借據。

楊 謝謝，我立刻寫給妳。（慌忙跑到桌上寫起來）

太 寫上言明日折四塊。

（紫陽山人持一本票過來）

楊 拿來啦？

人 拿來了，不過洪主任說日折五元，什麼借據收條都不用，他知道你是做金子生意的，

不怕你還不出錢，不過兩百萬現鈔和金子抵押叫我拿去，就把這本票放在這兒。

楊 好，這兒有一塊金磚，有九十兩七錢三分，你拿過去放在他那兒作抵押。

人 好。

（楊給借條給楊太太，即取過太太手上的那一包東西。）

太 錢和金子都在裏邊，我沒有動過。

楊 知道。（打開包，取出金磚一塊給紫陽山人）這給你，本票給我。

人 好。（給本票）

楊 還有兩百萬現款，也請你過一過手。

太 最好點一點。

楊 對了，你們兩個當面點清好了，沒有我的事了。



## 第五幕

卅四年四月八日

仍在楊千駒屋子裏。

這是上午八點鐘光景，楊剛從床上起來。

紫陽山人在外敲門。

楊 誰呀！

人 我。

楊 請進來！

人 起來啦？

楊 坐。

人 謝謝！

楊 抽烟。

人 好。（抽了一口烟之後）楊先生，恭喜呀！



楊 恭什麼喜。

人 聽說您在上個月二十八號那天買進了一千多兩黃金。

楊 那兒的話，不過八百多兩。

人 那也不錯呀！八百兩也閉了眼睛可以賺一千二百多萬呀！

楊 托你的福。

人 楊先生，你的運氣太好啦，所以去年年三十晚上我就說過楊公是「陽春開泰喜上喜，

物在手中皆稱心，來年張帆風推風，囊中瓦礫變黃金」

楊 仗你紫陽山人的彩頭。

人 那兒的話，不過祇要是你楊公的事，我一定盡力，那天你急於要問隔壁調頭寸，我也

算幫了一點兒小忙，是不是？我是願意大家發財？

楊 那當然，你老兄幫忙，我是太感激了。最近我已經約了十幾個朋友，打算在此地各報

上登一個大廣告，捧捧老兄的場，內容當然推薦讚頌老兄的相術如何高明，文字方面

我想就請對門章大律師代為動筆，老兄以為如何？

人 楊公你替我捧場，我當然是却之不恭，不過內容文字千萬不能請對門那位執筆。

楊 爲什麼？我覺得章大律師的筆下很漂亮。

人 不，他一動筆就糟了，你知道他對我没有好話。

楊 那……

人 最好另推高明。

楊 那麼老兄自己來怎麼樣？

人 我？不過我自己有篇小傳，回頭我拿過來給老兄參攷一下。

楊 一定很好。

人 就說現代哲學家紫陽山人……

楊 再來一張照片。

人 那回頭我馬上去現照一張。

楊 經各大報這麼一介紹，老兄的生意更可以大大興隆。

人 不瞞老兄說，現在時局一平定，我的生意已經大不如前了！

楊 不要緊，我來替你吹噓一下。

人 謝謝呀。楊兄，對不起還有點正事打擾你。

楊 什麼正事？

人 就是隔壁的款子。

楊 再調幾天行不行？

人 他說已經十一天了。

楊 是呀，還遲早在這幾天要還的，不過能夠多緩幾天最好。

人 不過你也要想一想，利息日折五塊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哦！

楊 不要緊，自從三月二十八號黃金官價提到三萬五之後，金子天天在漲，今天已經漲到八萬了，眼看要十萬出頭。我三月二十八那天買進的存單昨天的行市是三萬二，我已經賣了一批，還有一批我想再看一下，希望能夠漲到三萬三四再脫手。

人 不過隔壁今天早上再三通知我……

楊 沒有問題，請老兄幫忙我再轉幾天，反正我有九十多兩現貨放在他那兒。

(楊太太怒氣冲天推門而進)

太 哼！

楊 哦，請坐，請坐！

太 千駒，你好！

楊 怎麼？

太 你做的坏事。

楊 怎麼回事？

太 你倒發了大財了。

楊 請抽烟。

太 不。

楊 到底什麼事？

太 問你自己。

楊 問我自己？

太 你做的好事！

楊 我怎麼啦？

太 你摸摸你良心看，看對不對得住人。

楊 摸良心？

太 別裝糊塗，你現在總算是發了大財了。

楊 怎麼樣？

太 你發財的本錢那兒來的？

楊 還不是你也幫了我的忙。

太 可是……你這沒有良心的，你可把我害苦了。

楊 這是怎麼回事？

太 你還問我？

楊 噢，我化利息問你借錢，難道……

太 本來，那天我拿了錢正要上銀行去買黃金儲蓄，可是走到門口你偏硬要問我借。

楊 哦？你當時又沒有告訴我你要去買黃金。

太 你得到黃金要提價的消息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你反而悄悄地借了我的錢去買了，害

得我倒沒有買，你太沒有良心了。你！

楊 這怎麼能怪我呢？

太 不怪你怪誰？本來我兩萬可以買進的，現在要三萬五了，你看你害我吃多少虧。

楊 沒有想到。

太 當時你怎麼會沒有想到？你是存心害我，你這沒有良心的。

楊 當時我也不知道黃金官價第二天就要漲呀！

太 鬼話，聽說你早得到風聲了。

楊 這從那兒起呢！

太 是沈小姐放風給你的，你還在那兒騙人。

楊 沒有的事。

太 牆有縫，壁有耳，你這沒良心的做的黑心事，我已經打聽得清清楚楚了。今天我跟你沒有完。

楊 吵什麼？

太 我要你賠償我損失。

楊 這又從何說起？

太 紫陽山人，你倒評評理看，他不是存心害我是什麼？

楊 我怎麼是存心害你呢？

人 依我看……

太 紫陽山人你說好了。

人 依我看，楊太太當然是吃虧了。

太 我姓王。

人 喔，王女士，你虧是吃一點兒。

太 豈止一點兒，吃大了。

人 不過要說楊先生事前知道要漲，故意害你王女士到未見得。

太 怎麼未見得，他明明是得到了消息。

人 不，不，不。黃金加價，關係重大，你想這消息那兒會走漏出來呢？

太 沈小姐那天來你不知道？

人 來是來，不過你想黃金加價這麼大一件事，沈小姐這麼一個小娘兒怎麼會隨便就知道了呢？

太 不知道，我不跟你說。

人 據我看這完全是楊先生的財運好，所以第一大買進第二天就漲價。

太 我現在已經不相信你了。

人 一個人的命和運氣是不可以不相信的。

太 千駒，怎麼說，你這死乞白賴向我借錢，害我吃虧了好幾百萬。

楊 你打算……

太 隨你怎麼說，你總之是借了我的錢發了財，你錢到現在還沒有還我呢！

楊 我多借一天多給你一天利息。

太 利息！隨你給我多少利息我都是吃虧的。

楊 那，我看這樣好不好？事實上我知道你是吃了一點虧，現在我把那天我買進的黃金儲蓄分一點給你怎麼樣？這你總該消氣了吧！

太 好的，照兩萬的價錢。

楊 照兩萬？

太 當然，怎麼？你還想在這上頭賺我的錢？

楊 照兩萬也可以，不過我只能分給你十兩。

太 十兩？十兩誰要。

楊 要是都分給你我不是白玩兒了。

太 祇要分我一半。

楊 分一半也可以，三萬二一兩。

太 虧你說得出口。

楊 我知道我把錢還你，你還是買黃金，你算算看，比到銀行裏化三萬五上算得多了。

太 你的算盤比人多一檔，十三檔的倒差不多。三萬二我上市場怕收不到。

楊 那是昨天的行市，今天三萬二就可決沒有人肯脫手。

太 笑話。

楊 那這樣吧，我一向自己吃虧一點無所謂，你那九十兩七錢三分金子跟兩百萬現款一共值七百萬，我這兒有一張兩百四十兩的黃金儲蓄單子，你拿去，我們的賬就此了結好不好？

太 兩百四十兩？……

楊 你祇化三萬不到一兩，三萬的話七百萬祇能買兩百三十兩三分三厘三，隨你用幾檔算盤算好了。

太 這……

楊 就這樣吧，三萬的價錢肯脫手在重慶找不出第二個像我這樣的傻瓜。

太 讓我想一想。

人 王女士，楊先生很夠交情了，我就這麼樣吧！

楊 我這完全看我們過去有過一度夫妻的情份上。

太 算了，沒有讓你都買的黃金歸我已經便宜你了。

楊 說清楚，這兩百四十兩可不是借你的錢買的，是我叫老方拿了我全部黃金存單到錢莊去抵押借了款來買的。可憐呵，我全部存單此刻還押在那兒。

太 你照賣給我的價錢三萬賣了還錢莊取回抵押祇少還可以賺一百多兩金子，這是呆的。

楊 是，是，是，好，那末我們的賬就這麼了啦？



太好。

楊 一言爲定。

太 當然。

楊 以後不要再找我吵了。

太 祇要雙方不吃虧，沒有話說。

楊 不過請妳……我的借條應該退給我。

太好，拿去。

楊 存單收好。

太 (存單入袋)

(方自強匆匆上)

方 楊老闆！

楊 今天，怎麼難得這麼早就來報到啦？

方 有一點事情。哦，師母也在這兒。

太 誰是師母？

方 喔，對了，聽說自己當老闆做金子生意了是不是？當然不是師母，要叫師父了。

太 你這張嘴呀……

楊 這麼一早來，什麼事情？

方 我剛到公會聽到一個謠言，就趕着來告訴你……

楊 什麼謠言。

方 這謠言與咱們關係太大了。

楊 說呀！

方 希望它只是謠言才好。

太 你聽見什麼？

人 什麼謠言？

楊 快講！

方 外傳上個月二十八號買進的黃金要取消充公作廢。

楊 啊？

方 據說因爲事先走漏消息，所以……還有一說更危險，說是還要吃官司。

楊 這……這謠言太可怕了，吃官司？我想這都是謠言。

太（執心）那麼這張三月二十八號的黃金存單……

人 我想不會的，完全是謠言。

楊（對方）你把對門的章律師請過來。

方 對，請教他一下，看萬一要……要不要緊。

太 這太奇怪了。

方 章律師，章律師——

（章自對門過來）

章 有事嗎？

方 請過來坐一下。

楊 有件事要請教一下。

章 什麼事？說！

方 老楊，你說！

楊 章律師，外邊有個謠言，說是三月二十八號買的黃金……

章 因爲事先走漏消息要取消是不是？

方 對，你怎麼知道？

章 在先已經有好幾個人來請教我過了，你們隔壁從來不招呼我的那位洪主任昨天晚上也來找我，說是萬一真的將來要吃官司的話，委託我代他辯護。

楊 那麼章律師你看……

章 大家放心好了，用不着着急，第一，既然讓人買進了，就沒有取消的理由。第二，要是說事先走漏消息，責任不在買的人，這是很明顯的。

太 （放心）這就好了。

楊 章律師說的話大有道理。

方 對，這才像話。

而且走漏消息更不會有的事。你想黃金這麼重大一件事情請了多少專家在管，加價的消息當然機密又機密，怎麼會胡裏胡塗馬馬虎虎的走漏了消息？

章 這到說不定。

人 不會，不會，國家食了這麼一大幫人又不是都是飯桶。

章 你別太相信他們，說不定的。

人 笑話，我絕對信任他們，這一大幫人個個都是人材，專家……

章 還有人家的相個個長得好，決不像走漏消息的相。

人 你又跟我尋開心。

章 不，我說的才是真話，要不是相長得好怎麼會有這麼大的福氣居然讓他們來管整個國家的黃金呢？

方 對，章大律師的話再對也沒有了。不過，章大律師，還要請教一下，外邊又有一個謠言說是將來所有的黃金儲蓄都要強迫獻金，你看會不會？

楊 哦？還有這樣的謠言？

方 謠言多呢，章律師你看……

章 我看不會。

方 何以見得？

章 既名之謂獻金，獻者要出于人民自願，絕對沒有強迫的道理。

方 假使非要這麼辦呢？

章 那就變成捐稅了，捐，就得事先規定，譬如以前每兩買的時候就規定搭鄉鎮公益券四千元，這當然沒有話說，因為是事先規定，是合法的。

方 不過聽說財政當局因為看到買黃金的人賺得太多了，所以非要強迫捐出來不可。

章 那麼做旁的譬如美鈔白貨比黃金賺得更多的捐不捐呢？要是舉國一致所有「過得利益」公平的大家都捐。當然沒有話說。

方 章大律師的話有道理。

章 再，譬如楊兄以前買了好幾批黃金發了現貨都沒有捐，那麼爲什麼以前買的不捐，現在買的就捐呢？

方 對，對，對，章律師這番話我們聽得進的。

楊 我也擁護章律師的言論，要是所有有錢的發財的人平均的大家都捐，我沒有話說，我把我所賺的都捐出來都可以，要是旁的許多數不清用其他方法比我們更發財的人不捐，單看上我們做黃金的，那我就喊了。

方 不過不要緊，剛才聽了章律師的這番話我們可以放心了。

章 那也說不定，我到底不是管黃金政策的人，大家不要太放心了。

方 你這話未免叫人心裏有點險。

章（正經地）楊兄！

楊 怎麼樣？

章 我告訴你一件事。

楊 什麼事。

章 南岸那家紗廠……

楊 又是拉我辦紗廠？我的大律師……

章 不是。

楊 不是？

章 關于辦廠從此以後我不會再麻煩你了。

楊 怎麼？

章 我常常年法律顧問的那家紗廠關門了！

楊 關門了？爲什麼？

章 物價漲，原料貴，造出來的貨賣掉就買不回原料，沒有辦法，祇有倒閉，關門大吉。

楊 可惜。

章 那個苦幹的廠長二十萬資本蝕得精光。

楊 還好去年秋天我剛到這兒的時候沒有聽你的勸告，要不然……

太 這完全是幸虧聽我的話。

楊 當然，這完全得感謝我的……

太 什麼？

楊 太太！

太 胡說！

楊 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離婚呀！當然是……

人 王女士，楊先生，我看你們還是……

太 鬼話！

章 這太不公平了！

人 什麼不公平。

章 我們親眼看見的，同樣的人，一個做金子買賣，兩百萬資本快變成二千萬，另一個辦民族工業，二千萬不但蝕光而且還欠了一屁股的債，這社會給人的報酬太不公平。

楊 不過，章先生，我並不是沒有出過力辦過生產事業，可是事實迫得我不得不放棄工業而轉到商業上來。

人 這都是流年命運，天生辦工業走霉運，做黃金轉紅運，這是逃不過的。

六 （六姑娘從窗前經過，見方自強，推門衝入，她現在全身完全西洋少女的打扮）  
哈囉！蜜脫司方。

方 誰呀！

六 我！

方 哦，六姑娘！坐，坐，坐！

六 諸位先生好嗎！

楊 好。請坐。

六 不客氣密司脫楊。密司脫方，我找了你好多天都找不着你。

方 這幾天忙一點。

六 （走近方）有一件事我們得弄個清楚。

方 什麼事？

六 還是上次問過你的那件事。

方 那件事呀？

六 你怎麼忘了，我可一直把它放在心上。

方 什麼事呀！

六 就是別爾請你轉給我的那五十美金。

方 五十美金？那兒又鑽出五十美金，我不是告訴過你是十五美金嗎？

六 真的嗎？

方 你怎麼還沒有弄清楚。

六 就是弄清楚了我才來的。



方 弄清楚了還有什麼事？

六 不管外國人中國人我都問過他們了。這樣（以手比五十）不論那一國都是五十美金。

方 那……那一定是他們弄錯了。

六 方先生，我們的錢來得不容易，每一個銅板都是血汗換來的，你們大老闆，何必佔我們的小便宜呢！

方 話不是這麼說，六姑娘，你嘴乾淨一點，五十美金和十五美金按現在的價錢也不過相差五六萬塊錢。……

六 你方先生不在乎這五六萬塊錢，可我們靠吃這碗飯的推板不起。

方 錢我不在乎，就給你幾萬，可是事情得弄明白。

六 對，別小看我們吃這行飯，要是我們要不着錢的先生憑空送錢給我們我們餓死也不會要，不過該要的錢要是那個黑了良心的要是吞沒了我們的，就是天皇老子我得讓他吐出來。

方 我看你越說越難聽了，以前我看你可憐才跟妳偶而來往一下，知道你這麼不懂規矩，你看我以後還理你不理？

六 唷，城牆上拉屎，好高的眼！

方 你完了沒有？

六 沒有完。

方 你再在我面前亂鬧我叫人把你弄起來。

六 笑話，欠賬還錢，我怕誰呀？

方 你真的沒有完？

六 噯。

方 好，別說我不講人情啊！

六 隨你方先生高興，警察局，偵緝隊那兒我沒到過，沒有什麼新鮮，想在我們面前玩兒這套花樣，告訴你：神當裏打麻將，耍不開。

方 （對楊）唉，拿這種沒有知識的人最沒有辦法。

六 有知識還會跟我們這種人計交？

方 好，算我今天倒霉，瞎了眼睛上你那兒打了一個茶會，開一張五萬塊錢支票給你！

六 方先生你要漂亮的錢我們承當不起，我祇要該我的那一份兒。

方 你別

六 藤繩

方 你到

六 沒有什麼，該我的錢給我。

方 誰該你的錢。

六 高鼻子與我中間過手的那個。

方 好，跟你說不清，給你一張五萬塊錢支票還要怎麼樣？

六 支票？法幣我還不要呢？

方 那麼你要什麼？

六 給我三十五塊美金我立刻開路。

方 我不是高鼻子，我沒有美金。你別弄錯人，要美金問高鼻子要去。

六 好，那麼咱們就去，一塊兒上別爾那兒去對個面。

方 到那兒去？

六 別爾那兒。

方 別爾那兒？好，我的六姑娘，別做夢了吧！

六 怎麼？去不得呀？

方 除非到陰地府去找他。

六 怎麼？別爾難道……

方 前天別爾的同伴 Harry 告訴我的，上週別爾從加爾喀答駕飛機回來，氣候不好，過駝峯的時候一不小心飛機跟喜馬拉雅山 *Kills* 了。

六 真的？

方 誰還騙你。

太 飛機上運的什麼東西？

方 都是金磚。

太 啊呀！可惜了兒啦！

楊 這一飛機金磚不知有法子找到沒有。

人 太可惜了。一飛機金磚到重慶要值多少錢哦。

六 你騙人！

方 怎麼樣，還想去找他嗎？

六 不，我不相信。

方 你不相信可以問他的朋友，反正你現在洋經浜也會幾句了，不用翻譯也可以和高鼻子  
掛上了。

六 這簡直不能相信，活潑活跳的一個大孩子怎麼一下子就完了？他還答應回來帶很多很  
多東西給我。

方 別發呆了吧！

六 這太不能叫人相信了。我去找他？

方 上喜馬拉雅山去？

六 那麼是真的……

方 誰還騙你！現在你不用和我再吵吵鬧鬧了，我乾脆給你打一張支票吧！

六 真沒有想到。

方 告訴你，我不會騙你的，那五十跟十五一定別爾吃醉了酒手勢跟你比錯了。

六 他不會比錯，他也沒有吃醉。

方 好，現在我們不要吵，吵了也沒有用，因為人已經完了，死無對證，除非問上帝才能弄得清楚。

六 人已經兩腳筆直了，黑的白的自然祇有隨你說。

方 嘴巴不要這麼刻薄，六姑娘，還好你遇到的是我姓方的，剛才沒有生妳的氣，要是換了別的大爺呀，妳可要吃大虧了。

六 別廢話了，要開支票就快開吧！

方 別急，馬上就好，（掏出支票鋼筆）我姓方的決不會讓別人吃虧的，放心好了。上個月二十八號那天還不是我幫忙你買進黃金儲蓄，現在已經賺錢啦。

六 可是我把我的金鍊子和美鈔換掉了來的呀。

（沈小姐盛裝上）

沈 呀，這屋子怎麼有這麼多人呀！

方 哦，沈小姐來啦，難得，難得。

沈 大家好。

人 好，謝謝！

楊 請坐請坐。

太 我走了。

方 坐一回兒去。

太 我坐在這兒恐怕有人感到不方便。

沈 我坐一回兒就走的，難得見面。

太 你多坐一回兒呀！

方 沈小姐，我正要來找你，關於三月二十八日買進的黃金事件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沈 謠言多得很。

（楊太太本擬走，但一聽到談黃金，即暫時不走，留下聽）

方 據你得到的情報有關係沒有？

沈 外傳要查這次走漏消息的人，不過我們的主任秘書批了八個大字。

方 那八個字？

沈 「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楊 妙極了。

章 這八個字批得對極了，因為走漏消息是耳語，耳語當然是查無實據。

沈 所以諸位放心好了。

章 中國公事之妙就在這八個字裏頭。

沈 咳，趙先生還沒有來嗎？

楊 怎麼？你在那兒碰到他？

沈 昨天在街上偶然碰到，我約他今天早上到這兒來大家商量一下。

太 怎麼回事？趙先生。

沈 起初我問他他也不肯說，後來我再三問他才知道……

章 怎麼？

（趙棟才頹然上）

人 哦，趙先生來了！

章 趙先生！

趙 （看看大家，悲痛地不語）

太 趙先生，你……

楊 你怎麼啦？

章 發生什麼事情了嗎？

趙 我……

楊 怎麼啦？

趙 我……

太 說呀！

章 誰欺侮了你？

趙 我……（忍住極大的痛苦說出）我……我被裁了。

章 真是太不幸了。

沈 昨天我再三問他，才知道他們機關最近換了一個新署長，一調整，就把他給調整掉了。

章 有這樣的事？

太 趙先生是好人呀！

沈 後來我再一打聽，知道前幾天他們新上司一上任，很多同事都湊錢簽名打了一個金杯送給他們的新上司賀喜，趙先生沒有參加；所以就被調整出他們機關了。

章 這太氣人了。

楊 有這樣的事嗎？

太 真的還是假的？

趙 （含羞的點點頭）

（茶房金寶持報上）

人 我說過趙先生的流年不利，「緊收風帆穩把舵，前途尚有十八灘」！

金 楊先生，報！

楊 好，（接過報並不看）

人 金寶，你今天的氣色怎麼忽然好起來了。



金 真的嗎？

人 張嘴。哦，原來你那顆缺的牙齒補上了金牙了。

太 真是，金寶，你什麼時候鑲上的金牙齒，我們都沒有看見呀！

金 （高興得閉不上嘴）今兒一早才鑲上。

太 發了財了嗎？

金 不是，同茂大隔壁洪主任笑嘻嘻的對我說：「金寶，我這兩天運氣不錯，機關一調整，我升官了，現在不是主任，已經是署長了，以後就叫我洪署長。」我應了一聲「是」，洪署長又說上月二十八號下午銀行正要關門以前他忽然得到消息黃金要漲，正好公家上有一大筆現款正要付出去，他就隨便這麼挪用了一下，就賺了將近一千萬，洪署長這麼一高興，順手就給了我五萬塊錢，「金寶，拿去，我答應過你的，快把牙齒用金子補上吧！」

章 哦！原來如此。

金 所以說洪主任這個人還不壞，有時候總算還體貼我們。

楊 （看報，忽然大驚）啊呀！你們看！

方 什麼事？

楊 財政部公告。

方 是關於黃金的？

楊 嚶。

方 壞了，壞了！

太 怎麼說，快唸出來聽聽看。

楊 上面寫着：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各行所售出黃金顯是乘機舞弊情事，自應澈查嚴懲……

方 （搶過報）我看！啊呀！你看這後面寫着「一律作爲無效」！

楊 糟了！糟了！

方 壞了！壞了！

楊 我全部財產都在裏面，這一宣佈無效不是全完了嗎？

沈 （搶過報）我看……不忙，上面寫着是本票買作廢，楊先生，你是用……

楊 本票買作廢？

沈 怎麼？你是……

楊 我是用本票買的，是紫陽山人經手向隔壁借的一張五百萬本票……完了！……不過

……老方，你代我拿存單抵押借的錢買進的該不是本票吧！

方 不是！

楊 那還好，總算救了我半條命，要不然我真要跳嘉陵江了。

沈 是現款嗎？

方 也不是，一時上那兒找這些現款去。

太 那是什麼？

方 因爲是同行熟人的關係用的是轉賬申請書，還好。

沈 什麼還好！

方 怎麼？

沈 這上面登着「以轉賬申請書抵充現款，亦一律作廢。」

楊 糟了！

方 壞了！

人 完了！

太 （從口袋裏摸出楊給的存單）是這張不是？

方 就是這張。

太 也要作廢？

方 還有什麼客氣？

太 那這張存單還不等于草紙？（對楊）趕快還你，這張廢紙誰要，你還是還我的錢

楊 別吵好不好！我都快進棺材了！

人 真有這樣的事，報拿來我看看。（搶過報看）

方 快看看，支票買的作不作廢。

沈 支票不作廢。

方 那我還算運氣，我是開我自己的支票買的。

人 不過這兒寫着「一支票化名多戶分存」也要作廢。

沈 你不化名分存沒有關係。

方 讓我想一想……我開出是一張支票，我的名字存四十兩，她的名字存二十兩。

沈 那就是化名分存。

方 也要取消？

沈 當然。

方 壞了，壞了！

六 （立刻從口袋裏摸出存單）那麼我這張也要取消？

沈 當然，你跟他一樣。

六 （毫不客氣地對方）退給你廢紙一張，趕快還我的金鍊和美鈔來！

方 你還要找我吵，我還正要找你吵呢！

六 這是什麼話呀！

方 都是幫忙你買我才化名分存，你看，現在害得連我也作廢了。

六 我叫你賣了用現款存的，誰叫你用支票？

太 （對楊）退我的現款和金子！

六 （對方）退我的金鍊和美鈔！

楊（對太太）你鬧什麼？

方 你吵什麼？

沈 你們都不要吵了！我們高先生托一位親戚買了三千多兩金子才不得了呢！你們幾百兩的有什麼可吵。

六 人家有錢人幾千兩的不在乎，可是我們老百姓們一二十兩的可吃虧不起，非吵不可！

人 三千多兩？

沈 是呀！

人 那拿來鋪金軌也可以從朝天門鋪到過街樓了。

太 別廢話了好不好……。

方 人人正急得要死？

金 請問我們隔壁洪署長買的會不會取消。

人 他是……。

金 用現款買的。

人 上面沒有說用現款買的要取消。

金 那還好。

方 楊老闖，這事情你看怎麼辦？

楊 你看怎麼辦呢？

人 沈小姐你看呢。

沈 我看……章大律師，你怎麼站在那兒一句話不說呀！

楊 對，章大律師你看有什麼辦法沒有？

方 你得給我想個辦法才對。

楊 要不然這一下我就全完了。

沈 對，章大律師帮忙想想辦法。

方 報拿來我看。

人 （送報）你看仔細看一看。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章，章一言不發，仔細看報）  
章 你們漏看了最後重要的一句了。

楊 那一句？

章 「一律作爲無效」後面一句。

楊 什麼？

章 後面說「准予即日起退款了結。」

楊 可以退款？

方 沒有充公？

章 上面根本就沒有要充公或者沒收等字樣。

楊 那還好。本錢總算在。

方 啊，還好，本保住還算運氣。

楊 不過我們得倒背利息。

方 偷鷄不着倒蝕把米，不是滋味。

太 （對楊）退還我的錢和金子當然還得給我利息。

六 （對方）金鍊和美金還我以外還得賠我損失。

人 （對楊）還有隔壁的款子連本帶利催過我幾次了。

楊 事出意外，差一點兒傾家蕩產，利息就請隔壁客氣點兒吧！

人 那不行，當初說好了的。

太 還有我的錢，日折四塊也非給不可。

六 還有你也不用想賴，非賠我損失不可。

方 這兒發生了意外的事情，誰還管得了這麼多？

六 你說賠不賠？

太 （對楊）你說給不給？

章 好了，大家不要吵了，聽我一句話。

沈 聽章大律師的。

章 我認爲這件事第一，當天各承辦黃金儲蓄行局既讓諸位買了，就沒有一律作爲無效

的理由，第二，要是說事前走漏消息，這責任不在諸位。第三，要是認爲各承辦局有舞弊情事，那責任在銀行，老百姓出錢擁護黃金政策極對沒有罪。

楊對。

章事實上，像六姑娘，就絕對不會有人走漏消息給她。他辛辛苦苦的賺了幾個錢碰巧那天去買，要是把她也取消了實在太沒有理由。再說，就是諸位得到消息或者風聲才去買，這在法律上也找不出說是犯了第幾百幾十幾條，應該追究的是誰把消息洩漏出來的，怎麼會洩漏出來的。走漏消息的那個人或那些人是犯了天大的罪，絕不可恕。而買金子的人爲什麼要一律作爲無效，爲什麼要退款了結，這在法律上都不能成立的。

楊章律師你的話實在對極了，不過你說該怎麼辦。

章怎麼辦？我可以代諸位打官司，打倒非承認諸位那天買的黃金是合法的不可，要是這場官司打不贏，我立刻可以把我招牌劈了，從此以後不當律師。

楊你的話不錯，我相信要打的話你一定也可以打勝不過……

章不過怎麼樣？

楊不過算了，沒有連本錢充公就算了。

方對了，何必打官司呢？

章爲什麼不打官司？

人打官司你看找誰打呀？



章 誰剝削了你們的利益就找誰打呀！怕什麼。

方 我看算了，打官司大可不必。

楊 同時這個……這個……沒有把我的本錢沒收……已經算體貼我們的啦！

章 （沉默片刻之後，突然迸出一陣無可奈何的冷笑）哈……哈……，你們以前還瞧不起

他——茶房金寶，笑他牙齒被人家打掉了一點也不敢作聲，祇有和血往肚子裏吞，到了還硬裝笑臉說人家還算體貼他。……我看你們不用笑別人，還是笑你們自己吧！（說完悻然奔出）

（衆追到門口喊）章律師！章律師！

（外邊沒有回音，大家互相凝視，面面相覷，同時嘆了口氣，頹然失措）

——全劇終——